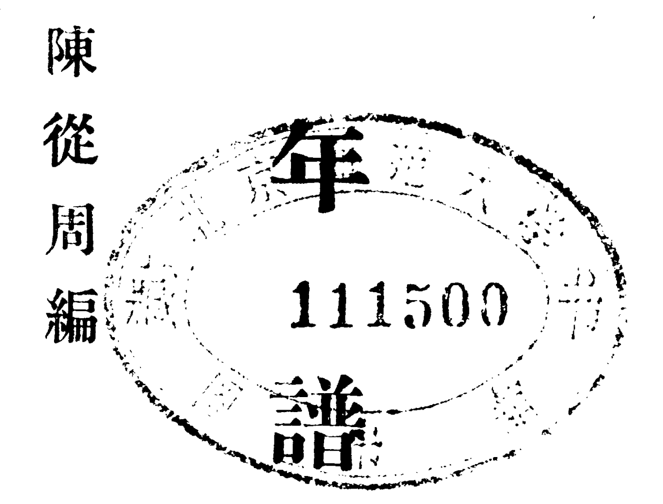
徐志摩年譜

張宗祥



徐志摩年譜

陳從周編



徐志摩年譜

目錄

志摩師哀辭（代序）

趙景深

我對於文學發生興趣，是由於兩位師長的鼓勵，一位是洪北平先生，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濟南號飛機失事，志摩師竟遇難慘死，實深痛惜。徐師的詩和散文，尤其是詩，在現代文學史上已經有很高的地位；倘天假以年，必能更有閃耀的光輝。

我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實是新詩，在小說只出了兩三本的時候，新詩倒出了十幾種。當時人們寫慣了無韻詩和小詩。徐師忽以西洋體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內刊出。記得這首詩的題目是康橋再會罷，每行字數相等，標點或句讀常在每行之間，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許徐師的紙幅過短，或是他的字跡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達到紙的末端罷，於是排字的人把這首詩按標點或句讀分行了。這樣既無音節，又參差不齊，不能一樣長短，便變得與無韻詩無別，徐師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從此我於俞平伯、汪靜之等名字外，又記住了一個徐志摩。我常想能夠認識這些位先生，以致欽佩之誠。

後來知道徐師是在英國康橋大學專學文科的，於是就更加欽佩了。因為我雖是喜愛文學，只受了洪師一年的訓誨，此後改習了兩年紡織工業，不曾繼續得到良好的導師。恰巧一九二三年南開大學開暑期學校，內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學。當時我和友人們有一個文學團體綠波

社，社員議決，天津的社員一致加入聽講，於是都報名入學。其中如夜哭、他鄉的作者焦菊隱，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靈的作者于賡虞等都是學員。可惜講期太短，兩星期只講十小時，此外徐師還公開演講未來派的詩：這兩種演講我都有記錄，收在我的近代文學叢談（1925）裏。

徐師曾拿一冊英譯的哥德的詩要全班聽講的學生譯，我得了第一獎，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時有遷移，哥德的照片已經遺失，只剩下一張法郎士像的明信片，還存在我的匣中，作爲徐師的紀念。

課餘我常和幾位朋友到徐師的宿舍裏去訪問。每在綠蔭之下，蒙着太陽的光照，聽徐師談講文學。他問我看過莎士比亞不曾，我說不曾看過，只看過蘭姆的莎氏樂府本事，他勸我看一看原書。但我終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負徐師介紹的美意。

綠波社天津總社社員曾於徐師的講演結束後，請他茶敍，藉爲話別。當時並共留一影，現此影尙在我的照相冊中。席間徐師問起我將來的志願：『你是否以文學爲業呢？』我說：『我是這樣的想。』徐師搖了搖頭說：『大難，大難！文學是只好作爲副業的。』

徐師剛離天津，我就失了業，天津新民意報爲了文學附刊不受讀者歡迎，或是節省經費，或是爲了他故，便將我裁撤。我便寫信給徐師，想譯稿爲生。他便介紹我替晨報副刊譯小說，給我的覆信說：

『……我十一離京去北戴河，不久卽爲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囘。老人的病竟不起，她生前

愛我最深，而彌留前竟不能通一言爲訣，甚令悲愴！關於譯小說，能試譯哈代，最合我意。我大約月底方能到滬，泰氏（指太戈爾）如來，則十月初偕同北上，爾時當可會面。』（一九二三，九，六。

後因振鐸兄介紹我到長沙去教書，便不曾譯小說：但徐師的盛意是深感的。在長沙兩年的教書生涯裏，也常看看晨報，知道此時晨報副刊已由徐師編輯，幾乎每天都有他的長篇文字。我以前知道他的筆是不大勤快的，現在忽然如此大量生產，眞使我非常驚訝，對於他的精力表示欽敬。詩刊也於此時產生，造成了今日的西洋詩體。我所譯的一首哥德的詩也在這時刊了出來。巴黎鱗爪、自剖、落葉、翡冷翠的一夜幾乎都是此時的成績。可以說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師最有收獲的可紀念的一年。

與徐師一別就是兩年半，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天，方纔第二次在上海與他相晤。我知道他到了上海，便寫信給他，想去看他，並索贈志摩的詩（中華仿宋字排，華裝）。當時他覆了我一信：

『太對不起你了！你信到後，我就想專誠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來爲私事在滬杭路屢次往復，不曾騰出空來，所以沒去成，也沒回信，請你原諒。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鐸家裏，我叫他約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見面。我聽說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蘇州親，先賀喜你，不是我俗套，因爲遲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遠，說實話，詩集明天帶給你。』（一九二六，一，一四。）

蘇州親就是指我的前妻馬芝寶，他自己也不遠，大約也不必加註解了。

我爲了家貧無力完姻，只得臨時趕譯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財產出來，拿了譯稿去見徐師，想換一點錢用。那時徐師和他的父親以及兒子阿歡都住在旅館裏，時候是早晨，他們都剛起來。徐師的父親正在薙頭；他很胖，很誠樸，完全與徐師兩樣；既不瘦削，亦無翩翩的風致。阿歡大約十歲左右，倒很像他的父親，用一句舊小說上的話，生得「眉清目秀」。徐師說：『趙先生會講童話，你請他講給你聽罷？』阿歡便嬲着我講，我只得講了一個安徒生的大小克勞司給他聽。我正在指手畫脚的時候，志摩師彎着腰從門外騎着小脚踏車進來，叫喊說：『你看爸爸騎你的車！』阿歡拍掌大笑。

後來我又與志摩師談詩，問他對於自己的詩所最喜歡的是哪一首，他說是無題，後來我將這首選在我的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二册裏。

他收下了活財產，以備編晨副之用，預先給了我四十元稿費。加以叔父資助我數百元，我便草草給了婚。

結婚後便到紹興教了一年書，又到海豐教了半年，回滬時是一九二七年夏天，正逢徐師也住在上海華龍路。從這時起，我便不曾離開上海，四年半的上海生活間，時常在筆會和其他宴會席上遇見徐師。因爲忙於衣食，師友均疏，此後便不曾特地去訪問徐師，一九二七年有一次的訪問，誰知這竟是最後的一次訪問了呢！

我的前妻死後，我又與李希同女士結婚，徐師特地來喫喜酒，還送了一個極別致的滿綴着紅玫瑰花的橢圓花籃；爲時不過二年，想不到我竟要送徐師的白花圈了。

最近徐師的猛虎集出版，我買了一本來讀，正在這樣想念，這本詩集裏已由晚唐的綺靡風格移向宗教的虔敬了，誰知這竟是他最後的著作了呢？

像徐師這樣文采華麗，連吐一長串的珠璣的散文作者，在現代我還找不到第二個。丘玉麟雖還有一點近似，總覺顯露堆砌的痕跡，不及徐師的靈活。

記得朱自清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徐師的戀愛小唱如雪花的快樂之類的確是值得稱讚的。

白采、羅黑芷、胡也頻、朱大枬……一個個的夭折，現在徐師又與世長辭。自剖文集裏有哀思輯，不想竟臨到我爲徐師寫哀思了。

一九三一，一一，二七。

編者自序

「我悄悄地去，正似我悄悄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志摩再別康橋）志摩眞的悄悄地走了，而且又是在漫天的大霧，一團熔熔的巨火中，來結束了他三十六年詩人的生命。到如今整整十八個年頭，人事紛紜，有誰還惦記着他呢？當他那噩耗傳來的時候，我只有十四歲，正在念書時候。如今呢？我已步入中年。流光如電，能不有感？

從前我愛讀清初的納蘭容若（性德）和黃仲則（景仁）的作品，總覺得這兩個天才作家死得太早，當時的人忽略了好好的記載他倆的事跡，以致後人了解不深，一想起就要不快。我編這本書的動機就是單憑這一點感情作用。我覺得現在再不給志摩寫出來，往後恐怕更難了。因爲與他同時的人，一部份還在，可是去詢問一兩件關于他的事，已經不很容易，卽使是他的夫人，他的至親好友，有些也含糊其辭，却不能有一個正確的答覆，于是更堅定了我的信心，要趁早做好這事。幾年來有暇就搜集關于這書的材料，爲的是求之不易，到如今還有許多人有更好的材料，却不肯拿出來，我很希望他們將來能爲這書做一個訂補。

志摩的散文小說詩和譯作，批評家自有公論，無須多贅。不過我總覺得有幾點在今日是值得一提的：第一，他做學問，做事體，都是憑感情和血性，絲毫沒有虛僞做作的，他寧願抛却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頭銜，和所學的政治經濟，而買舟橫渡大西洋，到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去好好的念書，去過那切實的讀書生活。他不爲美國物質文明和虛榮的頭銜所引誘，這在一個人爲學做人上是應當的。第二，他對家庭是革命的。他爲求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安頓，不惜掀起極大的家庭糾紛，在當時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是罕有僅有的事。第三，在五四運動後，他對白話文，白話詩的提倡，尤其是以方言入詩，入文，開現在詩文中運用新語彙的先鋒，這些都向着傳統的舊文學挑戰。雖然形式上過于唯美，但他的行動方面，仍然是向前進的。這三點我們應該用現代的眼光來作新的批判。他的新詩地位，無論如何在近代文學史上，總是一個開山，正如潘光旦先生所說：「新詩奇死，今古兩開山。」（志摩慘死在山東開山）朱佩紘（自清）先生也說：「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至于他的爲人一生，楊今甫（振聲）先生說：「他是一部無韻的詩。」因此更令人起了無限的追思。

我編這書只是提供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資料，所以內容力求有據，以存其眞。過後有人研究五四運動後新文學作家的話，這書對志摩的一部份多少有一點小小的幫助。我文淺淺，唯此願望而已。

這書寫成我要感激趙景深張惠衣兩先生，任心叔（銘善）師徐崇慶內表兄李彩霞姐和妻蔣定的幫助，謹此敬致謝意。

一九四九，八月。寫成于滬西聖約翰大學的隨月樓畫室陳從周記。



志摩遺像



志摩的父親—申如先生



志摩的母親—錢太夫人



在杭州一中讀書時攝



在克拉克大學畢業時攝



在劍橋大學研究院時攝



從蘇聯歸來後攝



志摩與夫人張幼儀合攝



志摩與夫人陸小曼合攝



志摩誕生地—硤石保寧坊老屋



志摩故居—硤石干河新屋



志摩埋骨地一硤石東山萬石窩

一个行乞的诗人

徐志摩

1.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H. Davies
2.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
3. Later Days
4. A Poet's Pilgrimage

萧伯讷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收到从郵局寄来的一本诗集，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和他的住址，和两先令六的價格。另外附来作者的一纸短简，並說他如願留那本書，請寄他兩先令六，否则请他退回

幼儀：

爸爸來知道你們都好，尤其是歡進步得快，能想得很。你們那一小家雖是新組織，聽來倒是熱鬧而且有精神，我們歷盡艱難人聽了十分羨慕。你的行動，可算感謝你，幼儀，媽在你那裡各事都舒適，比在家我這一向好些，真的半年內過的要算頂好，一則路上不便，二則回來還不免時時提心吊膽。我們不瞞你說，早想回家，只是走不動，沒有辦法。

我們在上海的生活是無可說的，第一是曼自母親行後就病，直到今天還不見好，我也悶得慌。破客棧裡困守着，這有什麼生活可言。日內搬去宋春舫家，樓面較寬，上下三間，總可以舒泰些。

阿歡的字真有進步，他的自信力尤其可喜，我老子自愧不如也！

譽謙字的一筆揮來「鈍」我，但我這不動手，他一定罵我了！

花八十多兩何，所通行。即候

爐安

志摩 十二月廿四日

志摩書詩

我不想成仙　蓬萊不是我的分

我祇要地面　情願安分的做人

志摩　八月二十三日　花園別墅

徐志摩年譜

陳從周編

志摩姓徐，初字槱森，後更字爲志摩，小字又申，譜名章垿，以字行。（案志摩二字，離北京大學後，出國始更。）他是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人。徐氏系出海鹽縣的花巷里。始遷祖名松亭，在明代正德年間經商硤石，於是後代就一直居住了下去。曾祖廉野諱宗泉，字詞源，太學生，先後娶朱、吳、張、王四氏，生六男四女　祖星匏諱明樞，試名元衡，附貢生，工書法，嫻習掌故，娶同邑伊橋太學生孫二酉女，繼娶嘉興王店國學生何松岩女，生二子長蓉初，譜名義熢，諱光濟，小字祖蔭，號寅庵，富收藏，尤多海寧文獻。次申如，卽志摩的父親，譜名義烒，諱光溥，小字曾蔭，候選中書科中書，與南通張季直（謇）友善，興辦實業建設，在浙江很有名。娶同邑國學生沈炳華女。繼娶慈溪國學生錢純甫諱修德長女慕英。志摩單傳，爲錢夫人所出。

案徐氏自周朝直到現在，代有名人。漢諱穉，晉諱廣，唐諱陵，五代諱崇嗣，南唐諱鉉，諱鍇，均世居于汴，宋南渡時遷江南，至六世孫諱彥明爲嘉禾令，由姚江遷海鹽的豐山里，是謂武原徐氏。彥明弟彥英，遷平湖的大易鄉，是謂當湖徐氏。彥明六世孫諱顯遷黃道湖，是謂黃道湖徐氏，花巷里徐氏是其中的一支，再分衍出來而爲硤石的徐氏。硤石這地方有東西二山之勝，一川從中流過，故又名硤川，風景明秀，文化程度很高。爲米絲大宗集散地。

徐氏世系表

綗懷──廉墅──星匏（娶孫、何）

- 蓉初（娶何三次）
  - 崇慶（章堯）
  - 緬萱（章塄）
  - 永和（章墡）又字繹莪
  - 樂之（章圯）
- 申如（娶沈、錢）──志摩（娶張、陸）──如孫（娶張）──善曾

一八九六（清載湉（德宗）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生。

陰曆十二月十三日酉時，生于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保寧坊徐氏老屋的第四進樓上。（父申如二十五歲，母錢氏二十三歲。）

案志摩先代名雖讀書，而實是營商，所以他的猛虎集序云：「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志摩既歿，他的父親挽聯道：「考史詩所載，沈湘捉月，文人橫死，各有傷心，爾本超然，豈期邂逅罡風，亦遭慘刼；自襁褓以來，求學從師，夫婦保持，最憐獨子，母今逝矣！忍使悽涼老父，重賦招魂。」又志摩父歿于民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二月二十七日。享壽七十三歲。母歿年見後。

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歲

入家塾從孫師蔭軒讀。

案蔭軒同里慶雲橋人，他挽志摩的聯：「講幄謬參，三十年前晨夕欣從，初學聰明超儕輩；行程遠大，三千里外風雲倏變，中華文化失傳人。」

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歲

復從查師桐軫（詩溥）讀書。

案志摩日記（陳從周輯）云：「因嬾而散，美其稱曰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勵，兒子何以嬾散落此，豈查桐蓀先生之遺教邪！」桐軫諱詩溥又字桐蓀同邑袁化鎮人。猛濟教授的父親。志摩子如孫復從猛濟讀過書。猛濟挽志摩的聯：「司勛綺語焚難盡，僕射餘情懺較多。」

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七歲

十月初七日祖父星匏公卒。享壽七十二歲。

案志摩著我的祖母之死（自剖集）：「我初次遭逢親屬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時我還不滿六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經驗，但我追想當時的心理，我對於死的見解，也不見得比華翁（英詩人華茨蒂斯 Willia n Wordsworth)的那位小姑娘高明……」

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二歲

入硤石開智學堂，是時從張師仲梧（樹森）讀。

案張仲梧祭志摩文：「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歲在玄默涒灘辜月之望，越十有三日庚申宜祭之辰，謹以隻鷄斗酒之奠，致祭于志摩同學徐君之靈曰：嗚呼！何琪花之易萎，嘆玉樹之早埋，學海翻瀾，讀石麟之遺稿，書台在望，盼飛熊之重生，嚮蛉寫恨，醽醁迎神，悲心曷已。當其遊學兩洲，枕葄羣集，讀拉丁之文，習佉盧之字，披歐風，霑亞雨，擷精華于大秦，輸文化于中華。爰歸滬瀆，迎客燕台，乘機而往，等列子之御風，如翬斯飛，遇蚩尤之作霧，峯巒暗觸，霹靂驚鴻，上客焦頸，烈士碎骨，噩報遙傳，楚些齊哭。今者玉溪詩人，魂歸黃土，金荃詞客，埋骨青山，森等迎輀執紼，銘墓無才，敬釃旨酒，佇望靈旗，嗚呼！哀哉！尙饗。」挽聯：「噩夢千里，再見難期，最可憐父老母亡，妻嫠子幼，忽與劉安同升，眞堪一慟；耿報二傳，驚心欲裂，慘莫如仙龍佛化，骨碎頭焦，若比仲由之醢，更苦十分。」仲梧諱樹森，副榜，同里人，惠衣教授之叔。惠衣與志摩開智小學時同學其挽志摩聯「平生具絕世風華，試看幾卷新詩，宛如月逗孤雲，花散文錦；一死亦半空霹靂，傳與千秋遺事，慘遇賦鵩賈傳，抱石靈均。」

一九〇九（溥儀宣統元年）己酉十四歲

查師桐軫病逝于徐氏館。

冬畢業于硤石開智學堂。古文已有很好成績。

案志摩論哥舒翰潼關之敗「……夫祿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其勢不可謂不盛，其鋒不可謂不銳，乘勝渡河，鼓行而西，豈有以壯健勇猛之師，驟變而爲羸弱頑疲之卒哉？其匿精銳以示弱，是冒頓餌漢高之奸媒也。若以爲可敗而輕之，適足以中其計耳，其不喪師辱國者鮮矣！欲挫其銳，非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也不可，且賊之千里進攻，利在速戰，苟與之堅壁相持，則賊計易窮。幸而潼關天險，西連京師，糧運既易，形勢又得，據此以待援軍之集，賊糧之匱，斯不待戰而可困敵也。哥舒之計，誠以逸待勞，而有勝無敗之上策也。奈何元宗昏懦，信任國忠，惑邪說而詛良謀，以至於敗。故曰：潼關之失實國忠而非哥舒也……。」

一九一〇（宣統二年）庚戌十五歲

春與表兄沈叔薇（拱垣）同入杭州府中學求學，從張獻之（相）劉子庚（毓盤）習國文，陳柏園（純）習理化，馬保羅習英文，鍾郁雲（毓龍）習地理。聰明冠全班，任級長（當時杭中規則，第一名任級長）。同學中有董任堅（時）郁達夫姜立夫鄭午昌（昶）等。

案是時杭州府中監督爲杭縣邵伯絅先生章，校址在大方伯，入學前曾由志摩姑丈蔣謹旃（欽項）託沈衡山（鈞儒）寫信介紹給邵監督的。（衡山是謹旃的表弟）

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新月月刊志摩紀念號）：「大約是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絅先生，寄宿舍是在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又「但是同我的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却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把小，戴金邊近視眼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文來，却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達夫挽志摩的挽聯有二付，其一：「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其二：「兩卷新詩，廿年舊友，相逢同時天涯，只爲佳人難再得；一聲河滿，九點齊烟，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此二聯是達夫友人杭州陳紫荷代擬的，紫荷爲達夫妻外祖王二南先生弟子。）達夫于民國三十四年秋勝利初被倭人慘殺于南洋。又沈衡山致蔣謹旃函：「……又伯絅兄另備寄宿舍大致四五月間沈徐張（張仕章）諸郎皆不生問題矣。」志摩日記（陳從周輯）：「前日姜君來，中校舊人，今在哈佛習數學，沈篤之士，獨慮其歸國後，無相當之機會，以專精擘，終不能與世界學者共馳驅，爲可惜耳。」鄭午昌挽志摩聯：「太息浮生同落葉；本來才調是飛仙。」

一九一二（民國元年）壬子十七歲

是年杭府中停辦。

案邵伯絅浙江第一中學校沿革略（友聲二期）：「是歲之秋，革命事起，浙江各校悉中斷，至民國二年春，甫議復設。任校長者，有朱君宗萊，馬君裕藻，王君垚，馮君巽占，而以錢君家治爲稍久。」據此自上年秋起該校停辦計時一年半。

正月蔣百里（方震）長保定軍校，秋以策劃不能實行自殺未遂，百里是志摩的父執，他姑丈謹旃先生的族弟，與志摩友善，而且同師事新會梁任公（啓超）先生。

案志摩雜記（陳從周輯）：「又蔣百里先生庚戌正月將出任軍官學校校長，占之得最後數，詩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逢數乃畢，老陽未變不能生，占者逢之靜者吉。』及後蔣因事自戕，其時蓋陽曆九月，而陰曆八月也。亦可謂巧合矣。」

張閬聲（宗祥）述蔣君百里：「民國元年，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日夜謀所以改革擴充，一切已有成議，上之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瀚者，持異議，格不行。百里不得伸，憤甚，集全校生禮堂慷慨述事狀畢，出手槍急自擊，謝學校，有從者名如意，遽前奪其腕，槍口偏右，不向心，然子已穿胸，衝左肺第二葉，經過前後兩肋骨間，不斷骨。」百里于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五日病歿于廣西宜山年五十七歲。陸軍大學校長任中。志摩記年有誤。

一九一三（民國二年）癸丑十八歲

七月在杭州一中（府中改名）爲文刊該校友聲校刊，校長爲錢均夫（家治），杭州人，日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科畢業。

案志摩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友聲一期）：「……若科學社會警世探險航海滑稽等諸小說，概有稗益於社會，請備言之，科學小說，發明新奇，足長科學知識，社會小說，則切舉社會之陋習積弊，陳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釋眞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質，與社會之改革觀念，厥功最偉，警世小說，歷述人心之險惡，世事之崎嶇，觸目劌心，足長涉世經驗，探險航海小說，或乘長風，破萬里浪，或闢草萊，登最高峯，或探兩極，或覓新地，志氣堅忍，百折不回，足以養成人民之壯志毅力。至若滑稽小說，雖屬小品文字，而藉詼諧以諷世，昔日之方朔髡奴，亦足以怡情適性，解愁破悶，凡諸所述，皆有益小說也，其裨益社會殊非淺鮮，有志改良社會者，宜竭力提倡之。……」

一九一四（民國三年）甲寅十九歲

在杭州一中，校長爲張萍靑（廷霖），杭州人，日本早稻田高等師範畢業。五月志摩在該校友聲校刊二期有鐳錠與地球之歷史一文發表，又同學李君幹人（超）歿，志摩作聯挽他。是年董任堅畢業有詩致志摩贈別。亦載見刊。

案志摩挽李幹人聯（友聲二期）：「李長吉赴召玉樓，立功立德，有志未成，年少遽醒蝴蝶

夢；屈靈均魂報砥室，某水某邱，欲歸不得，夜深怕聽杜鵑啼。」

案趙家壁寫給飛去了的志摩（秋）：「你曾告訴我你在文學以外，對于天文，最感到興趣，你說要是在暑天的夜晚，你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星的名字。你叫我們閒時念些淺近的關于天文的書，你說可以使我們的靈魂，不致每天按着地球跑，也得飛向遠去看一看這座宇宙星辰的神秘。」又「……更告訴我，已找到了材料，預備寫篇關于天文的，併成一冊。」

一九一五（民國四年）乙卯二十歲

夏畢業于杭州第一中學。

二十月中與寶山羅店鎮張幼儀女士（嘉鈖）結婚于硤石商會，行新式婚禮，請蕭山湯蟄先先生（壽潛）證婚，張時年十六，爲張潤之之女。

案徐母何太夫人八旬壽誕啓：「前歲乙卯更爲孫章埒婚嘉定張氏。」（誤，應作寶山，羅店于乾隆間劃入寶山縣。）幼儀挽志摩聯：「萬里快鵬飛，獨憾翳雲遂失路；一朝驚鶴化，我憐弱息去招魂。」

秋肄于上海滬江大學。

十二月廿九日去天津北洋大學。

一九一六（民國五年）丙辰二十一歲

秋到京入北京大學，居錫拉胡同蔣百里宅。這時蔡孑民（元培）任北大校長，

一九一七（民國六年）丁巳二十二歲

是年湯蟄先（壽潛）病歿。

夏瑞安陳介石（黻宸）病歿于鄉，享年五十九歲。

案介石民初曾任敎北大。志摩雜記（陳從周輯本）京語一則卽記其事。

十一月段祺瑞內閣解組，閩侯林宗孟（長民）辭司法總長，漫遊歐美日本。詳輪盤小說集春痕篇

一九一八（民國七年）戊午二十三歲

陰曆三月十二日，長子如孫生于硤石，爲張夫人所出，如孫乳名阿歡，名積鍇，字如孫，娶上海張粹文女士，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復留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

案徐母何太夫人八旬壽誕啓：「丁巳戊午曾孫積鏗積鍇相繼生。」積鏗字啓端，爲志摩堂弟永和長子。

夏入贊新會梁任公（啓超）門。

案志摩上梁師任公函：「夏間趨拜渠範，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歸適慈親沾恙，奉侍匝月，後復料量行事，僕僕無暇，首涂之日，奉握金誨，片語提撕，皆曠可發蒙，感抃乍會至於流涕。具諗夫子恣人以德，不以不肖而棄之，抑又重增惶悚，慮下駟之不足，以充御廐而有愧于聖門弟子也。敢不竭蹞步之安詳，以冀千里之程哉？」日記（陳從周輯本）：「讀任公先生新民說及德育鑑，合十稽首，喜懼愧感，一時交集，石頭記寶玉讀寶釵之螃蟹詠而曰：我的也該燒了，今我讀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該燒了。」

夏離北京大學偕劉叔和董任堅 弔劉叔和自剖集 于八月十四日乘南京號輪首途，至美入克拉克大學社會學系。(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sschu Setts)從社會學教授 Frank H. Hankins 史學教授 Harry Elmer Barnes 讀書。與董任堅張道宏李濟之（濟）等同居。據日記

案徐母何太夫人八旬壽誕啓：「去夏孫章垿由京師大學赴美留學，母冒暑送之滬濱，訓勉交至，幷以釋其孺慕之怨。」志摩上梁任公函「生于八月中發滬，道出橫濱檀香山，閱二十一日，而抵金山，然後橫決大陸，歷經芝加哥紐約諸城，今所止者，麥斯省之晤斯忒也。入克拉克大學習，生計國人于此不及百，學者十人而已，此間人士切心戰事，上下同愾，愛國熱忱，可為敬畏，其市則供給日匱，物價日昂，生活艱難，良未艾已。」又離國後曾撰民國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啓行赴美文分致親友：「諸先生既祖餞之，復臨送之，其惠於摩者至，抑其期於摩者深矣。竊聞之，諜不出几席者，憂隱於眉睫，足不踰閭里者，知拘於蓬蒿。諸

先生於志摩之行也，豈不曰國難方興，憂心如擣，室如縣磬，野無青草，嗟爾青年，維國之寶，慎爾所習，以賭我腦。誠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勵也。傳曰：父母在，不遠遊。今棄祖國五萬里，違父母之養，入異俗之域，舍安樂而躭勞苦，固未嘗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將以忍小劇而克大緒也。恥德業之不立，遑恤斯須之辛苦，悼邦國之殄瘁，敢戀晨昏之小節，劉子舞劍，良有以也。祖生擊楫，豈徒然哉。惟以華夏文物之邦，不能使有志之士，左右逢源，至於跋涉間關，乞他人之糟粕，作無憀之妄想，其亦可悲而可憫矣。垂髫之年，輒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風爲人生至樂，今自出海以來，身之所歷，目之所觸，皆足悲哭嗚咽，不自知涕之何從也。而何有於樂，我國自戊戌政變，渡海求學者，歲積月增，比其反也。與聞國政者有之，置身實業者有之，投間置散者有之，其上焉者，非無宏才也，或蔽於利。其中焉者，非無績學也，或絀於用。其下焉者，非鮒涸無援，即枉尋直尺。悲夫！是國之寶也，而顛倒錯亂若是。豈無志士，曷不急起直追，取法意大利之三傑，而徘徊因循，豈待窮日暮而後奮博浪之椎，效韓安之狙，須知世傑秀夫不得迴珠崖之颶，哥修士哥不獲續波蘭之祀，所謂青年愛國者何如？嘗試論之；夫讀書至於感懷國難，決然遠邁。方其浮海而東也，豈不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及其足履目擊，動魄劌心，未嘗不握拳呼天，油然發其愛國之忱，其竟學而歸，又未嘗不思善用其所學，以利導我國家，雖然我徒見其初而已，得志而後，能毋徇私營利，犯天下之大不韙者鮮矣。又安望以性命，任天下之重哉。夫西人賈豎之

屬，皆知愛其國，而吾所恃以爲國寶者，咻咻乎不舉其國，而售之不止。卽有一二英俊不詘之士，號呼奔走，而大廈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且社會道德日益滔滔，庸庸者流引酖自絕，而莫之止，雖欲不死得乎？竊以是窺其隱矣。游學生之不競，何以故？以其內無所碻持，外無所信約，人非生而知之，固將困而學之也。內無所持，故怯、故蔽、故易誘，外無所約，故貪、故譎、故披猖，怯則畏難而躭安。蔽則蒙利而蔑義。易誘則天眞日汨。耆欲日深，腐於內則潰其皮，喪其本，斯敗其行，貪以求、譎以伎。放行無忌，萬惡駢生，得志則禍天下，委伏則亂鄉黨，如水就下，不得其道則泛濫橫溢，勢也不可得而禦也。如之何則可，曰：疏其源，導其流，而水爲民利矣，我故曰：『必內有所碻持，外有所信約者，此疏導之法也。』莊生曰：『內外揵。』朱子曰：『內外交養。』皆是術也。碻持奈何，言致其誠，習其勤，言誠自不欺，言勤自夙興，莊敬篤勵，意趣神明，志足以自固，識足以自警，恆足以自立，若是乎，金石可穿，鬼神可格，物雖欲厲之，容可信乎，信約奈何，人之生也，必有嚴師，友督飭之，而後能規化於善，聖人憂民生之無度也，爲之禮樂以范之，倫常以約之，方今滄海橫流之際，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而砥柱，必也集同志，嚴誓約，明氣節，革弊俗，積之深，而後發之大，衆志成城，而後可有爲於天下，若是乎，雖欲爲不善，而勢有所不能，而況益之以內養之功，光明燦爛，蔚爲世表，賢者盡其才，而不肖者止於无咎，撥亂反正，雪恥振威，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或曰：子言之易歟，行子之道者有之而未

成也，奈何，然則必其持之未碻也，約之未信也，偏於內則儉，騖於外則紊，世有英彥，必證吾言，况今日之世，內憂外患，志士賁興，所謂時勢造英雄也。時乎時乎？國運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韓之續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屬青年，實負其責，勿以地大物博，妄自誇誕，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夫朝野之醉生夢死，固足自亡絕，而况他人之魚肉我耶？志摩滿懷悽愴，不覺其言之冗而氣之激，瞻彼弁髦，愁如擣分，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於我諸先進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會之惡流，幾何不喪其所操，而入醉生夢死之途，此其自爲悲憐不暇，故益自奮勉，將惘惘悃悃，致其忠誠，以踐今日之言，幸而有成，亦所以答諸先生期望之心於萬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記。」又案克拉克大學當時是三年制，校長爲 Edmund Clark Santord。

識汪精衛（兆銘）于南京號輪船上。這時汪也出國。他與董任堅同去暢談的。

案志摩西湖記：「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裏，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眞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精衛的眼睛，圓活而有異光，彷彿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我們講了一路的詩，精衛是做舊詩的，但他却不偏執，他說他很知道新詩的好處，但他自己因爲不曾感悟到新詩應有的新音節，所以不曾嘗試。」同記「君武（馬君武）大怪精衛從政，憂其必毀。」

十月十五日在美和同室四人訂協定章程。

案志摩日記（陳從周輯本）「大日如六時起身，七時朝會（激恥發心），晚唱國歌，十時半歸寢，日間勤學而外，運動跑步閱報。」

十一月歐戰停止，志摩在美，所記甚詳。

案志摩日記（陳從周輯本）「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三時停戰消息傳到，霎時舉國若狂，歡動天地……下午休課與道宏出覓屋不得。……長隊遊行亘二里不絕，方是時也，天地為之開朗，風雲為之霽色，以與此誠潔摯勇之愛國精神，相騰嬉而私慰。嗟呼！霸業永訕，民主無疆，戰士之血流不誣矣！」

上梁任公函：「遂有今日，一掃雲霧，披露光明，消息（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時五十分）到美，舉國昌狂。」（全文論戰局大勢甚詳）

十二月十五日紅十字開徵求會員大會，與張道宏、李濟之去參加，聽比婦克拉克夫人的演說。（據日記）十二月二十一日，與李濟之周延鼎向哲濬同赴波士頓，庽康橋青年會，四宿而返。二十三日聽王正廷演說，遊哈佛三日，識尹寰樞萬兆芷陳達邁陳宏振吳光慮奚倫徐允中梅光迪趙元任朱宗嘉唐腴臚等。日記及志摩文話匣子

作五月來居處之歷史一文未刊。

在美談梁任公三傑傳。並參加美人好爾博士處的余大休宣讀其「中國之社會革命」論文會。

案志摩日記（陳從周輯本）：「談梁先生之意大利三傑傳，而志摩血氣之勇始見，三傑之行

狀固極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矯若神龍之盤空，力可拔山，氣可蓋世，淋漓沉痛，固不獨志摩爲之低昂慷慨，舉凡天下有血性人，無不騰攘激發，有不能自己者矣！」

十二月梁任公偕蔣百里劉子楷（崇傑）丁在君（文江）張君勱（嘉森）徐振飛（新六）楊鼎甫（維新）等出國作歐遊。

是年夫人張幼儀從張師仲梧讀書。

一九一九（民國八年）己未二十四歲

上半年仍在美國克拉克大學，習銀行及社會學。

案志摩猛虎集自序：「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于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于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于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這樣一個人如眞會成功一個詩人——那還有什麼話說。」

陰曆三月十八日，祖母何太夫人八十壽。

案徵詩文啓由張季直（謇）梁任公（啓超）錢新之（永銘）等同啓。又新之挽志摩聯：「豪情跌宕，文采風流，新月新詩廣陵散；逸興遄飛，黃泉碧落，奇人奇死破天荒。」又張季直（謇）子孝若挽志摩詩：『中國詩人獨數君，一飛竟報喪斯文。冰霜哀樂都成夢，文采風流

最不羣。猛虎集成傳絕筆，開山頂上作天坟。年來家國無窮感，野哭哀鴻未忍聞。」志摩吾兄之喪，既悼以一文一聯，意有未盡，復成一律句，書而繫于花環以挽之，哀意仍未盡，更作二絕以吊詩人：『殘冬絕塞望遼陽，月黑天低敵正强。舉世無愁巢下覆，奈何竟死黨家莊。馳名海國信無倫，肝胆論交見性眞，天外恆河雲樹淨，傷心更有老詩人。』

六月畢業于克拉克大學，得一等榮譽獎。九月中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習政治，在紐約一年，與劉叔和朝夕相聚志摩家書吊劉叔和文。

案是屆畢業生中國人除志摩外，尙有董任堅李濟之張道宏三人。

一九二〇(民國九年)庚申二十五歲

九月得哥倫比亞大學文碩士位後離美偕劉叔和同去英國，入倫敦劍橋大學研究院爲研究生，擬從羅素學，不能達到目的。志摩吊劉叔和文後從賴斯基 Harold J. Laski 教授學政治，與文學家威爾斯 H. G. Wells 交最密。

案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羅素來中國，我已經在美……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銜的引誘，買船過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福爾德）認眞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爲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爲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日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銷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

下，夫婦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又志摩家書：「九月廿四日離美，七日後到巴黎小住，即去倫敦上學。」

秋日在倫敦與陳西瀅（陳通伯源）相識。

案陳西瀅劉叔和一文：「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到倫敦，其中我最先認識的是徐志摩。」

冬夫人張幼儀隨張奚若出國至英國倫敦。

案志摩家書（十一月廿六日）：「兒自離紐約以來，過二月矣。除與家中通電一次外，未嘗得一紙消息：……從前鈖媳尚不時有短箋為慰，比自發心遊歐以來，竟亦不復作書，兒實可憐，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來事，雖蒙大人慨諾，猶不知何日能來？張奚若言猶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風波生怯，況冬渡重洋，又極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時，猶未有解決，望大人更以兒意，小勖奚若，兒切盼其來，非徒為兒媳計也。」又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巴黎的鱗爪）「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着……」

冬寄書家中提倡陽歷紀年及述在英國的生活。

案家書：「歡兒樂否？轉瞬三足歲矣！（以後吾家小兒計年，按陽歷實年，譬如人問幾歲，

答以兩歲半(現十一月)舊辦法實不通，改良爲是。)兒他日歸，歡兒不識父矣！卽乃父亦不知阿兒何若，雖見照片，不足憑也，最好盼鈖媳能將兒一日自朝至暮行爲說法，一起記下，寄我讀之，則可知歡兒性氣智慧之梗概矣！」「兒遷居事，恐于上信中述及，總之兒現居寬靜自由。兒甚喜之，更有一事爲大人所樂聞者，卽兒到倫敦以來，頓覺性靈益發開展，求學興味益深，庶幾有成，其在此乎？兒尤喜與英國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眞所謂學不完的聰明，兒過一年，始覺一年之過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國，回首從前教育如腐朽，到紐約回首第一年如虛度，今後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種進步之表現，要可喜也，倫敦天氣也不十分壞，就是物質方面不及美國遠甚，如兒住處，當是煤汽燈而非電，更無熱水管，燒煤而已。然兒安之。」是年春梁師任公歐遊返國。

一九二一(民國十年)辛酉二十六歲

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這時開始寫詩。生活起了大的轉變。詳情參看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案志摩猛虎集序：「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那件事我們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着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我的思想就傾向于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于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又志摩吸烟與文化：「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眞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

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巴黎的鱗爪）他忙着散步，划船，騎自由車，抽烟，閑談，喫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閑書，在那個人心欲的國土裏，他建立了他的理想，他的藝術的人生觀（生活是藝術）。在康橋是被胚胎出來。

在英國認識狄更生　及林徽音（普又作因）。

案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巴黎的鱗爪）：「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 Gaisworthy Lowes Dickinson 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兩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案卽林長民，時徽音隨父在英。）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眞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又志摩有詩二首詠康橋「康橋再會

能」（志摩的詩）「再別康橋」（猛虎集）。
秋間送夫人張幼儀赴德求學，居柏林。即返倫敦。
是年梁任公與蔣百里辦改造雜誌，書由中華書局發行。志摩在英作安斯坦相對論（物理界大革命）改造第三卷八號，羅素遊俄記書後(B. Russel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lohevism")，評韋爾思之遊俄記（H.G. Wells"Ruseia in the Shadows" 1920）兩文。同刊三卷十號。

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壬戌二十七歲

志摩夫婦皆在德，時夫人張幼儀在德求學。二月廿四日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
與畫家徐悲鴻相識于柏林。徐致編者函
三月與陳通伯衛禮賢遊耶納訪葛德西喇的故居。參看下年小花籃條
三月在德國柏林由吳德生（經熊）金龍蓀（岳齡）二君作證，與夫人張幼儀離婚，而志摩雙親不忍其媳離徐家，認爲寄女。
　案胡適之追悼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民國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他告訴她，他們不應該繼續他們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他提議『自由之償還自由』，他認爲這『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不世之榮業』。他說：『故轉夜爲日，轉地獄爲天堂，直指顧間事矣。……眞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眞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眞

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造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這信裏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決心，要把自由償還自由，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眞生命，眞幸福，眞戀愛。後來他囘國了，婚是離了，而家庭與社會却不能諒解他，最奇怪的是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所以民國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長很懇切的信去勸他。在這信裏，任公提出兩點：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于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其二，戀愛神聖爲今之少年所樂道……玆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鶻突，而滿足得寧貼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身已耳。任公又說：『嗚呼志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爲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于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邑侘傺以死，死爲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嗚呼志摩，可無懼耶！可無懼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爲是追求一種「夢想的神聖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幾次挫折，就會死，就會墮落，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天上豈有圓滿之宇宙？』但這種反理想主義

是志摩所不能承認的。他答覆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說：『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人誰不求庸福？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第二：他承認戀愛可以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說：『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他以創造培養出來的，他對任公說：『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朗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污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幾入微矣！』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因爲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自由，必須有美；他深信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從周再案，是年林徽音在英，與志摩有論婚嫁之意，林謂必先與夫人張幼儀離婚後始可，故志摩出是舉，他對于徽音傾到之極，即此可見，而宗孟曾說，「論中西文學及品貌，當世女子捨其女莫屬」。後以小誤會，兩人暫告不歡，志摩就轉舵追求陸小曼，非初衷也。（詳見拙作徐志摩與雙栝老人）

七月中在倫敦會名女作家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並與她談蘇聯文學。（詳曼殊斐爾文）

案志摩曼殊斐爾（曼殊斐爾小說集）：「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大雨地濕，我獨自冒著雨在倫

敦的海姆司特 Hampstead 問路警，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爾——『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他心血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Garden Po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文藝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州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更淵博些，他在北大敎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爾的……關于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早幾天我和麥雷（曼殊斐爾的伴侶John Middleton Murry）在Charing Cross背後一家嘈雜的A.B.C.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喜的幾于跳了起來，因爲他們夫婦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庖符斯基，著有一本"Dastoievsky: A Critical Stu y"，曼殊斐爾又是私淑契訶甫 Tchekh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曾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我看了曼殊斐爾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的凝視，感着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爲一整個的美感。她彷彿是一個透明體，你只感訝她粹極的靈徹性，却看不出一些雜質。……曼殊斐爾的聲音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顫動出來，都在我習于塵俗的耳中，啓示一種神奇的異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她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 "The Problem of Style" 有人譽爲安諾德（Matthew

Arnold）以後評衡界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爾，說她是評衡界的天才，有言必中肯的本能……她說她方才從瑞士回來，在那裏和羅素夫婦寓所相距頗近，常常說起東方的好處，所以她原來對中國景仰，更一進而爲愛慕的熱忱，她說她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譯的中國詩，……她再三勸我應當試試，她以爲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她又問中國頂喜歡契訶甫的那幾篇，譯得怎樣，此外誰最有影響。……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地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那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又志摩湯麥士哈代附錄（新月月刊一卷一期）：「我見曼殊斐爾，比方說祇不過二十分鐘模樣的談話，但我怎應能形容我那時在美的神奇的啓示中的全生的震盪？——我與你雖一度相見——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見，我這一輩子，就永遠也見不着她——會面後不到六個月她就死了。」

七月仍在倫敦。

案盧錫榮歐美十五國遊記：「十四日上午十點，與友人林可儀君同搭車赴劍橋，訪友人徐志摩君，十一點二分至該地，徐君導觀 Kings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and Queen's College 十五日下午二點，與林徐二君遊 Mitton's Garden，觀米氏所種樹，因席地座談，至下午三時，同舟遊劍橋河，臥觀劍橋全景。」

十月十五日（陰曆八月廿四日）返國。

案西湖記（志摩日記）：「今天是我回國的周年紀念……去年的十月十五，天將晚時，我在三島船上拿着望遠鏡望碇泊處的接客者，漸次的望着了這個親，那個友，與我最愛的父親，五年別後，似乎蒼老了不少，那時我狂跳的心頭，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也便覺着兩行急流的熱淚。後來回三泰棧，我可憐的娘，生生的隔了五年，也只有兩行熱淚迎她唯一的不孝的嬌兒，但久別初會的悲感，畢竟是暫時的，久離重聚的歡懷，畢竟是實現了，那時老祖母的不減的清健，給我不少的安慰，雖則母親也着實見老。」

志摩的詩自本年始。

案猛虎集自序：「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

重陽前隨祖母遊普陀。

案家書：「八月廿四日由歐抵滬，隨祖母往普陀燒香，今晚（重陽日）又因學事與父親同去南京。」此為至南京成賢學舍參加歐陽竟无（漸）講學事。又我的祖母的死：「現在牀裏躺着的，還不是我的親愛的祖母，十個月前我伴着到普陀登山拜佛清健的祖母……。」

秋北大教授馬夷初（敍倫）由浙江教育廳廳長升次長，志摩鄉人張閬聲（祥宗）繼任廳長職。

陽曆十一月在南京作「月照與湖」（英文本）與林徽音。見西湖記。

案陸小曼志摩日記序：「其他日記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比這幾本精彩得多。」即指林而言。

十二月十七日發表詩「歸國雜題(馬賽)」努力周報三十三期

同月二十四日發表詩「歸國雜題(地中海)」同刊三十四期

一九二三(民國十二年)癸亥二十八歲

梁任公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

一月九日英女作家曼殊斐爾死于法國芳丹卜羅,年僅三十四歲,事見陳西瀅曼殊斐爾(新月一、四、)及志摩曼殊斐爾小說集。志摩作詩哀曼殊斐兒。刊初印本志摩的詩。

一月蔡孑民(元培)發表宣言刊于教育雜誌十五卷二期,主張對于政府不合作,(上年冬以羅文幹案對敎長彭允彝不滿而辭北大校長)北京學生向衆議院請願,否認彭允彝長教育,北京學生聯合會宣言驅逐彭氏,懲辦議長吳景濂。這時志摩在二十八日的努力周報三十九期。發表「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一文。以作抗議。

案志摩原文:「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戇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獃子,卑汚苟且社會裏的一個不合事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爲是極少數人——如眞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不忍爲同流合汚之苟安』,『不合作主義』,『爲保持人格起見……』,『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爲單位。』這些話有多少人能懂?這樣的一

個理想者，非失敗不可；因爲理想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汚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于奢侈的願望了。……隨便彭允彝京津各報如何淆惑，如何謠傳，如何去牽涉政黨，總不能掩沒這風潮裏面一點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這點子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担；我們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一月二十八日再發表詩「北方的冬天是冬天」（一月廿二日作），詩「希望的埋葬」（一月二十四日作）努力周報三十九期，二月四日發表詩「情死」（Liebslch）（一九二二，六月作）。努力周報四十期。

三月十日發表詩「聽槐閣訥」（Wagner）「樂劇」時事新報學燈五卷三册八號 十二日發表詩「康橋再會罷（八月十日作）同刊五卷三册九號十三日發表詩「沙士頓重遊隨筆」同刊五卷三册十號十四日發表詩「夏日田間卽景」同刊五卷三册十一號 十八日發表詩「青年雜詠」同刊五卷三册十四號 二十五日發表詩「康橋再會罷」（重排）同刊五卷三册二十號 二十九日發表詩「月下待杜鵑不來」同刊五卷三册廿三號三月二十三日發表詩「小花籃送衞禮賢先生」晨報副刊七十二號。

案志摩小序：「一年前此時，我正與博士通伯（陳通伯）同遊槐馬與耶納，訪葛德西喇之故居，買得一小花籃，隨採野草實之，今草已全頹，把玩不覺興感，因作左詩，」「衞禮賢先生，通我國學，傳播甚力，其生平所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是，今在北大講葛

德，正及其意大利十八月之留。三月十六日。」

四月廿八日發表文「泰山日出」。南開半月刊第一期

五月譯戈塞「渦提孩」"Udine by Edmund Gosse"由中華書局出版。

案志摩自序：「…其次因爲我原意是給母親看的，所以動筆的時候，就以她看得懂與否做標準(當時志摩在英國)……這篇故事，算是西歐文學裏有名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陸上有樂劇(Undine Opera)英國著名劇評家W.L. Contney 將這故事編成三幕的劇本。此外英譯有兩種，我現在翻的是高斯(Edmund Gosse)的譯本。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國文學界裏一個重要份子，他還活着。他是一詩人，但是他文學評衡家的身分更高。……與Edward Dowden和George Saintsbury齊名……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Firedrich Heinrich Karl, Baron de la Fouqué 我現在簡稱他爲福溝，他生在德國，祖先是法國的貴族。他活了六十五歲，從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算是十九世紀浪漫派最後最純粹一個作者。……」

五月十日發表文「曼殊斐爾」及譯曼殊斐爾的小說「一個理想的家庭」。小說月報十四卷五期

案八月號小說月報八期，胡文君有文評徐志摩君的「曼殊斐爾」他說「我讀了這篇文字以後，覺得心田裏充滿了快樂，靈性加上一番錘鍊，我奉告世人，你們一生中總有一刹那的感美感戀……。」

五月十三日發表詩「詩」努力周報五十二期。

七月十日小說月報十四卷七期發表譯「奧文滿壘狄斯(Owen Meredith)的詩」。(六月十日作)同時發表詩「幻想」。

案志摩是文小序：「奧文滿壘狄斯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位詩人…但他有幾首詩，却有特別的姿趣，我下面翻的一首(The Potreit)是在英國詩裏最表現巴黎墮落色彩——"B'ase"的作品，不僅是悲觀，簡直是極不堪的厭世聲，是近代放縱的人道，巴黎社會當然是代表——一幅最惡毒的寫照，滿壘狄斯的眞名是 Bulwer Lytton 他是大小說家Lon Lytton的兒子。」

暑間在南開大學暑校授兩星期課，他的課程是近代英文文學，和未來派詩，並在綠波社天津總社講演茶敍攝影。趙景深志摩師哀辭

八月十一日離京去北戴河。同上

七夕遊角山棲賢寺登長城。同上

八月二十七日(陰曆七月十六日)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于硤石，享壽八十四，九月八日回神，志摩是十八日接病危電，十九日自北戴河動身，二十二日方抵家。我的祖母之死日記家書

案志摩我的祖母之死：「她愛我寵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寫；她那深厚的慈蔭，眞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蔽。但她的身心卽使勞碌了一生，她的報酬却在靈魂無上的平安；她的安慰就在她的兒女孫曾，只要我們能夠步她的前例，各盡天定的責任，她在冥冥中也就永遠的

微笑了。……」

又志摩致趙景深書（志摩師哀辭）「我十一離京去北戴河，不久即爲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囘。老人的病竟不起，她生前愛我最深，而彌留前竟不能通一言爲訣。」又志摩致陳通伯函（我的祖母之死）「她現在已經永遠的脫辭了煩惱的人間，還歸她清淨自在的來處。我們承受她一生的厚愛與蔭澤的兒孫，此時親見，將來追念，她最後的神化，不能自禁中懷的摧痛，淚暴雨似的盆湧，然痛心中却亦隱有無窮的讚美，熱淚中依稀想見她功成德備的微笑，無形中似有不朽的靈光，永遠的臨照她繇衍的後裔……」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的祖母之死」寫成，又是時「北戴河海濱幻想」亦寫成，均載自剖文集。

「春痕」小說寫成刊努力週報。

案輪盤小說集自序：「在這集子裏「春痕」原名「一個不很重要的囘想」是登一九二三年的「努力週報」（胡適之辦）的，故事裏的主人翁，是在遼東慘死的林宗孟先生。」

八月卅一日林宗孟致函志摩，言其近況。據此可見得他們二人關係之深。

案原函：「前聞足下南歸，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書具悉。足下有重親之喪，一時不獲北去，相見當較易耳。我此來不自知究何所爲，情之所繫，幾一日不可留，乃駐旅館，賃新屋，皇然遷居，熙熙然安宅，若將作久計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數千里外，有一不識字人，使我心腸一日百轉，欲寄書有千萬語，怕他不解，須創成白話一兩句，如何能道得出，

眞苦煞人矣！客中賃宅，其或爲斯人供張，冀其萬一能來耶？此情感唯足下能爲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間決無一人能知者。寶寶（林徽音）來信說娘娘有些病，請醫生來看過，道是腸逆，顧不知其詳，頃已飛電書往詢，俟得覆書，苟無甚病，或已愈，則我能放心，計議遊湖，屆時當更與足下約會也。湖上春潤廬（原文書春覺廬誤這是宋春舫的別墅）可借居。若往遊，却甚便，敬問志摩安好。長民。」

中秋偕堂弟永和遊西湖，時胡適之養病煙霞洞，于是二人得同暢遊，成「月下雷峯」詩志摩的詩「滬杭車中」詩同上。詳見志摩日記西湖記及胡適文存卷三與一涵等四位的信。

秋蔡孑民（元培）辭北大校長偕新夫人周峻赴歐度蜜月。

案胡適之曾爲攝景于杭州，志摩題云：「蔡先生將赴歐。」（詳志摩西湖記）志摩歿蔡先生挽聯云：「談詩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逕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臥也可死，死于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爲畏途。」

遊泰山觀日出，作泰山日出散文發表于九月小說月報十四卷九期太戈爾號上。

陰曆八月十八日與叔永（任鴻雋）莎菲（陳衡哲）經農（朱經農）Ellery 精衞（汪兆銘）適之（胡適）馬君武，適之表妹，陶知行等十人，往海寧看潮，攝景，復去杭州，詳志摩西湖記。

十月在滬，當時往來的有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郭沫若，楊仲甫，常雲湄，瞿菊農（世英）成仿吾，田漢夫婦，張東蓀，徐振飛（新六）（一八九〇——一九三八），陸志

韋，鄭西諦（振鐸）等。沫若是這一年十月一日相識的。詳見志摩西湖記。

案志摩西湖記「秋白亦來，彼病肺已證實，而旦夕勞作不能休，可憫。適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詩。」「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怡和可識，有客在，中有田漢……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樓，殊不話談，適之雖勉尋話端以濟枯窘，而主客間似有冰結，移時不渙。沫若時含笑睇視，不識何意。經農竟噤不吐一字，實亦無從端啓。五時半辭出，適之亦甚訝此會之窘，云上次有達夫時……談話亦較融洽。」「方才沫若領了他的大兒子來看我，今天談得自然的多了。他說要寫信給西瀅，爲他評茵夢湖的事。怪極了，他說有人疑心西瀅就是徐志摩，說筆調像極了。這倒眞有趣，難道我們英國留學生的腔調的確有與人各別的地方，否則何以有許多人把我們倆混作一個。他開年要到四川赤十字醫院去，他也厭惡上海。」又案郭沫若自傳革命春秋：「…自己所視以爲不大冠冕的事情，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識的人看來，自然也是不大冠冕。例如已故博士劉半儂，他在語絲上便挖苦我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己歌德。』把我和閒話家陳西瀅，已故詩哲徐志摩，歸諸一丘之貉。……」「由（郁）達夫的夕陽樓惹起了胡適的罵人，由胡適的罵人惹起了（成）仿吾和我的囘敬，以後便愈扯愈遠了。張東蓀來參加過這場官司……還有是詩哲徐志摩在努力週報上罵了我的「淚浪滔滔」。」

十月四日過常州，作「天寧寺聞禮懺聲詩」。志摩的詩西湖記

十月五日與徐振飛（新六）談法國文學，志摩說振飛是個風雅的生意人。十一日張東蓀請客，志摩臥草地上誦斐詩德的「詩論」與哈代的詩。西湖記，努力週刊決停版，擬改組。

十月十七日張幼儀自德來函致志摩，言歸國後，擬辦幼稚院，先從硤石入手，西湖記，鄭振鐸過訪。同上

案張幼儀曾于民廿六（一九三七）年于硤石籌建中小學各一所，正在動工間，毀于抗戰砲火中。

十月廿一日，與適之經農重遊西湖。西湖記

案西湖記：「但昨夜却爲了太戈爾的事纏住了，辜負了月色，辜負了湖光。……」

案小說月報十四卷十號志摩太戈爾來華的確期：「九月四日從加爾各答來信說，要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動身到中國來。……『今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離印，約三月間定可與貴邦人士相敍……』」

十月間曾與胡適之約各翻曼殊斐兒作品。西湖記

案胡適之論翻譯（新月一卷十一期）：「民國十七年，我和志摩先生發起翻譯曼殊斐兒的小說，我譯的一篇是「心理」譯成一半，就擱下了，至今不敢譯下去……他的譯筆很生動，很漂亮，有許多困難的地方很能委曲保存原書的風味，可算是很難得的譯本。」是題爲論翻譯寄梁實秋，評張友松先生評徐志摩的曼殊斐兒小說集，張文載春潮一卷第二期。

十月下半月在滬。日記

陰曆長至日梁師任公贈書流民詩一首六解橫幅一條。

案是幅跋云：「右一首六解，申鳧盟作，鳧盟為節愍公佳允長子，以父殉國，故盛年遯世，顧亭林申公子詩，所謂十載相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也。其詩七絕最佳，此章述滿州入關時圈占之虐，視香山樂府沉痛，格調獨造，舉似志摩相與擊節。」

九月十八日陳師曾（衡恪）卒于南京年四十八歲。十月北京開追悼會，幷遺作展覽會。

案家書（致伯父）「陳師曾畫家的死，美術界很深惋惜……梁先生叫我寄一份目錄給你……他的畫與筆致，我覺得他是最有胸襟的一個畫家。」

十一月發表小說「兩姊妹」，詩「滬杭道中」（十月三十日作）。譯詩，「她的名字 Her Initials（十月十六日作）（哈代Thomas Hardy作）「窺鏡 I look into my glass」（十月十六日作）（哈代 Thomes Hardy作）小說月報十四卷十一期

十二月發表譯詩「傷痕 The Wound」（哈代 Thomes Hordy作）「分離 The Divesion」（哈代 Thomas Hardy作）小說月報十四卷十二期

冬居硤石東山脚下三不朽祠，是時該祠方落成，同居者有堂弟崇慶落葉本文序計三月。作「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詩「教化」，「活該」，「先生先生」。志摩的詩 又譯姆士司帝芬女士的「瑪麗瑪麗」，計九章，後由沈性仁女士譯畢。

案瑪麗瑪麗志摩序「我在康橋譯了幾部書。第一部是渦堤孩。第二部是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叫做吳嘉讓與倪珂闌，第三部是丹農雪烏的死城。新近又印了一冊曼殊斐爾小說集，還有凡爾泰的贛弟德。除了曼殊斐爾是我溺愛，其餘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這本「瑪麗瑪麗」（在英國叫做"A Charwoman's Daughter"——一個老媽子的女兒）是我前四年在硤石山上度冬時一時高興起手翻的。當時不滿九章就擱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興致來繼續翻。劉勉己也不知是那一位檢了我的譯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說不錯，我一時的靈感就說那就勞駕你續貂完了它！隨後我又跑歐洲去了。……占姆士司帝芬士（James Stephens）原書的作者，出身雖只是愛爾蘭的寒族，他在文學界的貢獻，早已不止『一瓶金子』（司帝芬士的另一名著，原名："Crock of Gold"）他沒有王爾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純粹民族性的。正如前百年的英國有 Jane Austen, 現代英國有 J. M. Barrie, 前百多年的蘇格蘭有 Robert Burns —— 現在的愛爾蘭有占姆士司帝芬士。幽默是天才，正如悲劇的感覺是天才。他的不是膚淺的觀察，那是描寫外形的，他的是深入的體會，一個詩人的感覺在萬千世界內活動的表現。運用文字本身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技倆，但要運用文字到一種不可錯誤的表現的境界，這戲法才變得巧妙。司帝芬士有這本領……他寫窮人的生活，不錯，但他開我們眼的地方不是窮的描寫，而是生活的表現，在這裏窮富的界限是分不到的。一枝草花在在風前招展，一隻小鴨在春水裏游泳，瑪麗姑娘碰到巡警偉人小心的怦動，莫須有太太夢想的

荒唐，什麼事物什麼境地的光與色折射上了詩人的靈性的晶球，司蒂芬士有他那神妙的筆法輕輕的移映到文字的幕面上來逼我們讀者的歡喜與驚奇。……八月三日」

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甲子二十九歲

與陸小曼相識于北京，志摩居松坡圖書館，這時他正任北大教授，(校長蔡元培)同里蔣慰堂(復聰)方服務于該館中。

案志摩歿北京存書全部捐贈松坡圖書館，當時松坡圖書館的謝函「申如先生閣下：前得百里先生函，藉悉先生慨允將志摩遺書全部捐贈敝館，敬謹拜嘉，頃已編目陳列，俾供衆覽，受貺良多，專此鳴謝，幷頌道祺。」

志摩的詩結集大約在本年中。猛虎集序

一月十日發表小說「老李的慘死」。小說月報十五卷一期

案是文復刊在志摩輪盤小說集中，主角是志摩杭中同學李君幹人(超)。

一月廿五日發表論文「湯麥士哈代的詩」。東方雜誌二十卷二號紀念號下

二月十日發表詩「自然與人生」，「東山小曲」(一月廿日作)同刊十五卷二期

三月十日發表詩譯「我自己的歌」("Songs of myself" Walt Whitman 美國惠德曼作)。散文詩「一封信」(二月廿二日作)，幷發起徵譯詩作「徵譯詩啓」。小說月報十五卷三期

四月十日詩人拜倫百年祭發表譯拜倫「Song from Corsair」又「作詩一首」（四月二日作）

同刊十五卷四期

四月十二日印度詩哲太戈爾（Tagore Rahindranth 一八六一——一九四一）乘熱田丸來華至滬住滄洲飯店，十三日下午一時先在閘北寺中與印度詩人集會，到三時至慕爾鳴路三十七號聚會，在蔣百里家與歡迎者攝影。十四日陪同遊西湖，十六日回滬。北上至南京濟南各有一次講演，二十三日到北京，作六次的公開演講，二十七日在京應京中各文學者的公宴。所有演講均由志摩担任翻譯。又于天壇草坪上開歡迎會，太氏登台演說，由林徽音攙扶。

案吳詠天壇史話「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蒼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圖。徐氏在翻譯太戈爾的英語演說，用了中國語彙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琮琮可聽。」小說月報九期曾于前年九月出太戈爾號上下兩期，志摩太戈爾來華（七月六日作）：「所以他這回來華，我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推廣他的詩藝的影響，不在傳說他宗教的哲學的乃至于玄學的思想，而在他可愛的人格，給我們見到他的青年，一個偉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們現代努力于文藝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個不斷的熱烈的努力，向內開豁他天賦的才智，自然吸收應有的營養，他境遇雖則一流順利，但物資生活的平易，並不反對他精神生活的不艱險。」「但要論精神的自由，我們只似從前的俄國，是個龐大喑啞在無光的氣圈中若活的

怪物，他們（印度）却有心靈活動的成績，證明他們表面政治的奴僕非但不會壓倒，而且激動了，他們潛伏的天才，在這時期他們連出了一個宗教性質的政治領袖——甘地——一個實行的托爾斯泰——兩個大詩人，加立大塞 Kalidasa 與太戈爾，單是甘地與太戈爾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鉄證。……」「我們所以加倍的歡迎太戈爾來華，因爲他那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給我們不可計量的安慰，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可以糾正現代狂放恣縱的反常行爲，可以摩挲我們想見古人的憂心，可以消平我們過渡時期張皇的意氣，可以使我們擴大同情與愛心，可以引導我們入完全的夢境。……」

太戈爾演辭的主旨（小說月報歡迎太戈爾先生增刊）：「我此番到中國來，並非是旅行家的態度，爲瞻仰風景而來，也並非是一個傳教者，帶些什麼福音，只不過是爲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一種進香人，來對中國文化行敬禮，所持的說是敬愛數字。」小說月報十五卷四期

太戈爾生辰在北京舉行。志摩徽音演短劇契忒拉。

案周作人太戈爾的生日：「頂有名的一回是太戈爾的生日吧，大家給他演短劇契忒拉，徐志摩與林徽音都是重要的演員，那時梁任公主席，胡適之英語致詞。」

太戈爾給志摩取印度名叫做 Soo Sim。

案梁師任公太戈爾的中國名——竺震旦（飲冰室文集）「太谷爾很愛徐志摩，給他起一個印

度名叫做Soo Sim」。

三月十二日作詩在「大沽口外」。翡冷翠的一夜

陰曆五月與林宗孟（長民）相約遊湖。林長民遺墨

六月隨太戈爾赴日。落葉集

暑中自日返，曾至廬山，居半月。翡冷翠的一夜

案志摩寄崇弟函：「廬山名蹟頃刻未可窮盡，然山之靈異，尤在雲霞，頗擬作新雲賦以詠之，此塔不知何名，遠山亦不知名，然意境古淡絕俗，到此惟聽松聲鳥語，忘機忘世矣！」

秋赴北平師大演說，有落葉演說辭。落葉集

詩「毒藥」「白旗」「嬰孩」寫成。落葉集

六月十日發表譯文「一個文學革命家的供狀」（太戈爾作在北京海軍聯誼社講）小說月報十五卷六期

八月十日發表詩「太平景象」。小說月報十五卷八期

八月廿五日發表太戈爾在東京講演譯文「國際關係」。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十五號

九月十日發表小說「賭婆兒的大話」（八月三日作）。小說月報十五卷九期

九月廿五日發表太戈爾在日本西京大學講演稿譯文「科學的位置」。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十八號

案是文譯于廬山小天池。

十月十日發表譯太戈爾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清華講演辭。小說月報十五卷十期

案是文作于廬山小天池。

譯告別辭(太戈爾講)第一次(四月十三日)講話、第二次(五月廿二日)講話。小說月報十五卷六期

案第一次講話，七月一日時事新報學燈六卷七期第一號亦發表。

秋間齊(齊燮元)盧(盧永祥)戰事起，志摩全家遷滬，志摩仍居平，陰曆九月初一，其堂弟永和妻病故，同月六日，其伯母蓉初公夫人又病逝硤石，冬戰事平，遂于十一月初八日全家返硤。太夫人致張幼儀函

陰曆九月表兄沈叔薇死。志摩悼沈叔薇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

十一月一日作悼沈叔薇一文。自剖集

案悼沈叔薇：「沈叔薇是我的一個表兄，從小同學，高小中學(杭州一中)都是同班畢業，他是今年九月死的。」「況且你生前至愛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間，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過繼的爹娘(我的姑母)，你的姊姊——可憐的娟姊，我始終不曾一度憑弔——還有你的愛妻，他們都在墳墓的那一邊滿開着他們天倫的懷抱，守候着他們最愛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閒……」又徐母何太夫人八旬壽誕啓「丁丑嫁二姐同邑庠生沈葆芬。(叔薇父)」志摩隨筆(陳從周輯) 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春秋 之廖傳文吳語二則，即據娟姐所述者。又志摩的前母是叔薇的姑母，所以他倆除自小同學外，還加上加兩重的親戚關係。

又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四、五——之交：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

松坡圖書館裏遇見了志摩……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小孩一樣，不過因爲歷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練成了一個長于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他的善于座談，敏于交際，長于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正在這前後和他有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老沈（原文作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喋！』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冬居北京石虎胡同七號有「石虎胡同七號」詩。志摩的詩

十二月一日發表譯詩「死屍」"Une Charogne" by Charles 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十一月十三日作）。語絲第三期

十二月三日梁任公發表集宋詞聯贈志摩。

案飲冰室詩話附錄「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一聯，『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吳夢窗高陽台，姜白石點絳脣，陳西麓秋霽，辛稼軒清平樂，洪平齋眼兒媚，陳簡齋臨江仙）』此聯極能表出志摩的性格，還帶着記他的故事，他曾陪太戈爾遊西湖，別有會心，又嘗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宵。」這年中秋任公李夫人喪，聯是在她夫人病榻旁，作以消遣的作品。

十二月二十日發表「這回連面子都不顧了」現代評論一卷二期

案是文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一文相互有關，都是針對當時英國處理庚子賠款事而發議論。志摩的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的序文上說：「……庚子賠款委員會裏面他特聘在野的兩個名人，狄更生與羅素。這一點就夠得上交情。現在壞了，包首相容不得思想與理想。……聽說他們已經定了兩種用途：一是揚子江流域的實業發展（鐵路等等）及實業教育，一是傳教。我們當然不勝感激之至！虧他們替我們設想得這樣週到！發展實業意思是飽暖我們的肉體，補助傳道意思是飽暖我們的靈魂。……狄更生先生每回給我來信總有悲慘的話……狄更生先生替人類難受。我們替他難受，羅素何嘗不替人類難受，他也悲觀；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會冷笑，他的譏諷是他針砭人類的利器。這回他給我信上有一句冷話 I am amused at the Progress of Christionity in China 基督教在中國的進步眞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國教會有了賠款幫忙，教士們的烟士披里純那得不益發的燦爛起來！別說基督將軍，基督總長，將來基督醬油基督麻油這樣基督那樣花樣多着哪，我們等着看吧。」

「志摩的詩」大約在年底出版，中華線裝本，後由新月書店再版。猛虎集序文

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乙丑三十歲

梁任公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一月十七日發表詩「雪花的快樂」現代評論一卷六期同月二十四日發表詩「有那一天」(by James Elray Flecker)。同刊一卷七期

一月廿四日作「青年運動」一文。落葉集

二月十日發表論文「濟慈的夜鶯歌(John Keats)」。小說月報十六卷二期

案是文據巴黎的鱗爪寫成于前年十二月二日夜半。

三月十日發表譯英國曼殊斐爾小說(K. Mansfield)「夜深時」，文「再說一說曼殊斐爾」。小說月十報六卷三期

三月十四日發表詩「一個清清的早晨」。現代評論一卷十四期

三月十日出國，經西伯里亞蘇聯抵德 小曼日記落葉自序 太夫人致幼儀函三月十六日西伯里亞道中作函致劉勉己言所作廬山石工歌。在途中並作詩「西伯利亞」「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翡冷翠的一夜在蘇聯時，曾會見托爾斯泰(Tolstoi Lev Nikolaievitch1828—1910)的女兒歐遊漫記自剖集。

案志摩原函：「Chaliapin (俄國著名歌者)有一隻歌，叫作『鄂爾加河上的舟人歌。』是用回返重複的低音，仿彿鄂爾加河沉着的濤聲，表現俄國民族偉大沉默的悲哀。我當時聽了廬山石工的叫聲，就想起他的音樂，這三段石工歌是從那經驗裏化成的。我不懂音樂，製歌不敢自信，但那浩唉的聲調，至今還在我靈府裏動盪，我只盼望將來有音樂家能用天然的音籟，譜出我漢族血赤的心聲！」又歐遊漫記(自剖集)：「托爾斯泰大小姐的顴骨，最使我

想起他的老太爺，此外有甚麼相似的地方我不敢說。」

在蘇聯看了他們革命後的景象，志摩對這偉大事業起了敬意。

案志摩自剖（自剖集）：「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r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胆量實行，我們的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費的。」又志摩落葉（落葉集）「前幾時有一天俄國公使館掛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嚴肅的青光，他側仰他的頭看旗上昇時，我覺着了他的人格的尊嚴，他至少是一個有胆有略的男子，他有為主義犧牲的決心，他的臉上至少沒有苟且的跡痕……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表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却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

旅行意大利法國等遍謁名人墳墓。並在巴黎暢遊。巴黎的鱗爪

案志摩歐遊漫記（自剖集）：「我這次到歐州來倒像是專做清明來的；我不僅上知名的或與我有關係的墳，（在莫斯科上契珂夫，克魯泡金的墳，在柏林上我自己兒子的墳，在楓丹薄羅上曼殊斐兒的墳，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內的墳；上菩特萊『惡之花』的墳；上凡爾泰，盧騷，囂俄的墳；在羅馬上雪萊，基茨的墳；在翡翠上勃郎寧太太的墳，上密佗郎其羅，梅迪啓家的墳；日內瓦到 Ravenna 去還得上丹德的墳，到 Assis 上法蘭西士的墳，到 Mautua 上浮吉爾 Virgil 的墳。）我每過不知名的墓園也往往進去留連，那時情緒不定是傷悲，不定

是感觸，有風聽風，在塊塊的墓碑間且自徘徊，等斜陽淡了再計較囘家。」

三月九日發表譯詩「在一家飯店裏」(Thomas Hardy) 語絲十七期

「爭春」記念三一八作 同上

三月十九日（二月初十）次子德生（彼得）患腹膜炎殤于柏林，志摩到時，已不及見，作「我的彼得」一文，刊于自剖集。

案我的彼得（自剖集）「……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無從悔，我只是悵惘，我只能問！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而說揶揄還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嘗不赤心的愛我；但他們的愛却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嘗不篤愛我的親親，但我不僅不能盡我的責任，不僅不曾給他們想望的快樂，我，他們的獨子，也不免加添他們的煩愁，造作他們的痛苦，這又是什麽？在這裏，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無從悔，我只是悵惘——我只能問。昨天我是個孩子，今天已是壯年；昨天腮邊還帶着圓潤的笑渦，今天頭上已見星星的白髮；光陰帶走的往蹟，再也不容追贖，留下在我們心頭的只是揶揄的鬼影，我們在這道上偶爾停步迴想的時候，只能投一個虛圈的『假使當初』，解嘲已往的一切……」

四月二日文「拜倫」寫成。巴黎鱗爪

四月十一日發表小說「船上」。現代評論一卷十八期

四月廿日作詩「再休怪我的臉沉」。翡冷翠的一夜

四月一日發表譯「蕭伯納的格言」晨報副刊七十二號同月二日發表文歐遊漫錄（一）（三月十三日亞伯利亞作）同刊七十三號同月六日發表譯「蕭伯納的格言」同刊七十六號同月十三日發表詩「盧山石工歌」「他怕他就出口」同刊八十二號同月十五日發表譯拜倫詩「唐瓊與海」晨報文學旬刊六十七號

五月八日發表文「丹農雪烏」晨報副刊一〇二號同月十一日發表文「意大利與丹農雪烏」同刊一〇四號同月十三日發表文「丹農雪烏的青年期」同刊一〇六號 同月十五日發表文「丹農雪烏的作品」晨報文學旬刊七十號同月十九日發表文「丹農雪烏的小說」（一）晨報副刊一一一號 同月廿一日發表文「丹農雪烏的小說」（二）同刊一一二號同月二十二日發表文「丹農雪烏的小說」（三）同刊一一三號

五月廿九日，「歐遊漫錄」成于翡冷翠山中。自剖集

六月十一日作詩「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的一夜

六月五日發表譯文說「一個男子」（On Being a Man by D.H. Lawrence）晨報文學旬刊七十二號

同月十二日發表「歐遊漫錄」（二）晨報副刊一二〇號同月十七日發表「歐遊漫錄」（三）同刊一二一號

同月十八日發表文「歐遊漫錄」（四）同刊一二二號同月十九發表文「歐遊漫錄」（五）同刊一二三號

七月譯詩「在哀克刹脫教堂前」（Exter）。翡冷翠的一夜

七月在英倫敦會英大詩人湯麥士哈代（Thomas Hardy）。

案志摩湯麥士哈代（新月月刊一卷一期）：「去年七月在英國時承狄更生先生介紹，我居然見到了這位老英雄，雖則會面不及一小時，在余小子己算是莫大的榮幸……」「我去年到歐

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為泰戈爾，順便我想去多瞻仰幾個英雄，我想見法國的羅曼羅蘭，意大利的丹農，英國的哈代，但我只見着了哈代。」

七月一日發表譯曼殊斐兒小說「幸福」，詩「詩句」（一九二五秋翡冷翠山中作），丁當——清秋（一九二五秋作）。「蘇蘇」（一九二六五月作）北京晨報增刊

案志摩譯幸福小序：「曼殊斐兒是不容易念的，有地方你得用心看看才體念得到她的微妙的匠心。譜譯她當然是大胆，我譯她純粹是為愛譜她。但她有時眞叫你的譯手發窘。這篇是增刊譯的，匆匆脫稿，不滿的地方有不少不少，我此時也懶得復校，等將來收集之時再想法修正罷。（五月一日）

七月三日發表文「歐遊漫錄」（六）晨報副刊一二一八號 同月五日發表文「丹農雪鳥的戲劇」晨報文學旬刊七十四號同月六日發表文「歐遊漫錄」（七）同刊一二一九號同月七日發表文「歐遊漫錄」（八）同刊一二二〇號同月九日發表文「歐遊漫錄」（九）同刊一二二一號同月十一日發表文「歐遊漫錄」（十）同刊一二二二號同月十五日發表詩「一條金色的光痕」（硤石土白）晨報文學旬刊七十五號同月十七日發表譯劇本「死城」（一）（丹農雪鳥作）晨報副刊一二二七號同月十九日發表「死城」（二）同刊一二二八號同月廿一日發表死城（三）同刊一二二九號同月廿七日發表「死城」（四）同刊一二三四號同月廿九日發表「死城」（五）同刊一二三五號

同月四日發表「翡冷翠山居閒話」。現代評論二卷三十期

八月陸小曼病電催返國。小曼日記「想飛」成于返國後。

案蔣慰堂（復聰）挽辭跋：「志摩老友，昔自英倫歸，同客舊都清裘文達賜第之硏春軒中，示我『想飛』一篇……幷由法飛英一詩，有居然天上人句。」慰堂爲百里從姪，與志摩同爲梁任公弟子，少志摩二歲。

八月（陰曆六月十七日）偕陸小曼與林宗孟（長民）同遊宮湖，林書東坡詩軸贈之。

案林書跋云：「適與小曼志摩同遊瀛台宮湖歸寓，小曼索書，卽以舊紙書贈之，乙丑六月十七日宗記。」

「愛眉小扎」寫成。良友版晨光版晨光版附志摩日記後

案愛眉小扎計分兩部份（一）八月九日——三十一日在北京（二）九月五日——十七日在上海。

八月間曾上北京香山，復與小曼遊北海，九月五日來滬，十三日去杭州。愛眉小扎

八月一日發表文「歐遊漫錄」（十一）晨報副刊一二三七號同月二日發表文「歐遊漫錄」（十二）同刊一二三八號同月五日發表「一宿有話」（對白）晨報文學旬刊七十七號同月六日發表文「血」（莫斯科遊記之一）（五月廿九日于翡冷翠山中）同刊一二四二號同月十日發表文「一個靜美的關晚」（莫斯科遊記之一）同刊一二四六號同月十一日發表譯「Schillar詩一首」同刊一二四七號同月十二日發表譯「Sappho詩一首」「一個女子」（Rossette集句）同刊一二四八號同月十五日發表譯「葛德四行詩」晨報文學旬刊七十

八號同十七日發表詩「海韻」同刊一二五二號同月十九日發表文「意大利的天時小引」同刊一二五三號同月二十四日發表「四行詩」一首同刊一二五七號八月廿五日發表文「翡冷翠山居閒話」(七月作)晨報文學旬刊七十九號同月三十一日發表詩「給母親」晨報副刊一二六一號。

八月十五日發表文「追悼我的彼得」(六月三日翡冷翠山中)。現代評論二卷卅六期

八月廿九日發表文「一個譯詩的問題」現代評論二卷卅八期

九月十三日寫成詩「今晚天上有半輪的下弦月」「再不見雷峯」(九月作)「這年頭活着不易」(九月作)愛眉小扎

九月十六日成「烟霞洞」舊體詩一首同上

九月十七日成「烟霞洞看桂」詩一首，「雷峯塔詩」一首同上

九月三日發表詩呻吟語晨報副刊一二六四號九月四日發表詩「起造一座牆」(八月廿三日作 現代評論二卷卅九期 同月五日發表「死城」(六)晨報文學旬刊八十號 同月六日發表「死城」(七)晨報副刊一二六六號同月七日發表詩「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花作歌」同刊一二六七號 同月十二日發表「死城」(八)同刊一二七〇號同月十三日發表「死城」(九)同刊一二七一號 同月十七日發表「死城」(十)晨報文學旬刊八十一號同月十六日發表「死城」 十一)晨報副刊一二七三號同月十九日發表「死城」(十二)同刊一二七五號同月二十一日發表「死城」(十三)同刊一二七六號 同月二十二日發表「死城」(十四)同刊一二七七號同月二十三日發表「死城」(十五)同刊一二七八號同月二十四日發表「死城」(十六)同刊一二七九號

同月二十六日發表「死城」（十七）完同刊一二八〇號

十月文「羅曼羅蘭」寫成。巴黎的鱗爪

十月一日起晨報副鐫第四十九期始，由志摩任編輯。本想辦「理想月刊」與「新月月刊」不成。該刊作者有趙元任梁任公張奚若余上沅郭沫若蕭友梅聞一多胡適之郁達夫張東蓀等。

案晨報副鐫第四十九期學藝部啓：「本刊從十月一日起改訂今式，以期閱讀兩便，總目錄內容，分爲講演，譯述，論著，文藝，詩歌，雜纂等，歸徐志摩君主編。又國際週刊由淵泉君主編，社會週刊由勉己君主編，家庭週刊由德言君主編……。」又志摩該刊我爲什麽來辦我想怎樣辦：「但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迎合羣衆心理，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愚闇與褊淺我是不來的；我來只認識我自己，只知對我自己負責任，我不願意說的話你偪我求我我都不說的，我要說的話你偪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說的，我來就是個全權的記者，但這來爲他們報紙營業著想却是一個問題。」「我自己是不覺開口，並且恐怕常常要開口。」張奚若所作副刊殃：「但我現在何故又爲這副刊作文章呢？豈是別人辦的副刊應該罵，徐志摩辦的副刊便應該恭維嗎？我以爲這完全看志摩怎樣辦法。他若拿辦副刊的辦法去辦副刊，那結果，用不着問，一定糟，一定和旁的副刊差不多（即好也有限），那就應該罵，應該放火大燒，但他若是因爲要看晨報老板的面情，僅留副刊之名，別具一副精神去辦出一份「瘋子說瘋話」的志摩報，那也就是我允許給

他做文章的本心和希望。」

十月一日發表文「我爲什麼來辦我想怎樣辦」晨報副刊第一二八三號同月五日發表文「迎上前去」「副刊殃尾語」（跋張奚若文）詩「再不見雷峯」（九月西湖作）同刊一二八四號同月七日發表文「從小說講到大事」同刊一二八五號 同月八日發表文「唁死木死」「葛德的四行詩還是沒有譒好」同刊一二八六號 同月十日發表文「又從蘇俄囘講到副刊」同刊一二八七號同月十二日發表文「讀梁巨川先生遺集」同刊一二八八號 同月十四日發表文「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同刊一二八九號 同月十五日發表文「關于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前言）同刊一二九〇號同月十七日跋周容「評志摩的詩」同刊一二九一號 同月十九日發表文「弔劉叔和」（十月十五作）同刊一二九二號 同月二十二日發表文「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記者的聲明）同刊一二九四號 同月二十四日發文「再論自殺」同刊一二九五號 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文發表「話匣子」同刊一二九六號 同月三十一日發表文「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同刊一二九九號

案自「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集」（志摩落葉集中題改作「論自殺（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一文刊出後，同時陶孟和陳莎菲（衡哲）皆有文和志摩討論這問題，兩文均附載落葉集中。梁諱濟于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秋後自殺在北京淨業湖中，這時正是他的遺集由其子煥鼐和漱溟整理後出版。

十月十七日周容有「評志摩的詩」一文載晨報副刊一二九一號。

案周容評志摩的詩：「我讀志摩的詩，使我感表欣悅，也使我感覺得苦悶；自然，多面體的

人生，是無奇不有的，我在這五十五首詩中，領略到人生的複雜的味兒了。……落葉小唱這一首，尤其是表現得蘊藉溫柔，一幅秋涼與離合的景狀，無端吹動了人生如夢的悵惘……還有一種咀咒與恐怖的作品……還有受了自然主義和平民文學的影響所產生的寫實紀事詩……這些作品，刺激性實在銳利，幾乎使我再沒有讀第二次的勇氣。但是我認識得這些都是現代的病的社會裏應當產生的作品。」志摩附註：「周容先生來信說他不認識我……我方才收到周先生的評文，我就想退回去，因爲我粗粗看了一遍覺着說我詩要得的地方多，這就大大的不妥當……」

「巴黎的鱗爪」，「自剖」，「落葉」，「翡冷翠的一夜」諸書大部於本年完成，封面出聞一多與江小鶼的手筆。

案趙景深志摩師哀辭：「……幾乎都是此時的成績，可以說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師最有收獲的可紀念的一年。」志摩翡冷翠的一夜序：「本書的封面圖案翡冷翠的維查烏大橋的一節景，是江小鶼先生的匠心，我得好好的道謝，我也感謝聞一多先生，他給過我不少的幫助，又爲我特製「巴黎的鱗爪」的封面圖案」。又小鶼挽志摩聯：「前身原是飛仙，四海倦遊歸，忽駕長風上青冥；故國不堪回首，百年應有恨，未能投筆向遼陽。」落葉封面爲聞一多作，自剖爲江小鶼作，見序文封面。又猛虎集志摩自序：「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

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願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楞生生的絲毫沒有把握。」又翡冷翠的一夜序：「小曼：如其送禮不妨過期到一年的話，小曼，請你收受這一集詩。算是紀念我倆結婚的一份小禮。秀才人情當然是見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寶石間！這些不完全的詩句，原不值半文錢，但在我這窮酸，說也臉紅，已算是這三年來唯一的積蓄，我不是詩人，我自己一天明白似一天，更不須隱諱；狂妄的虛潮早經銷退，餘賸的只一片麤礪的不生產的砂田，在海天的荒涼中自艾。『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為詩人，思想之雜，使他不能為文人。』這是一個朋友給我的評語。煞風景，當然，但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認他這來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煞風景，當然，但同時我却感到一種解放的快樂——『我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我祇要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本來是！如其詩句的來，詩人濟慈說『不像是葉子那麼長上樹枝，那還不如不來的好。』我如其曾經有過一星星詩的本能，這幾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一首詩，前途更是渺茫，唉，不來也吧，祇是我怕辜負你的期望，眉，我如何能不感到惆悵！因此這一卷詩，大約是末一卷吧！……八月二十三日花園別墅。」

十月譯「生命的報酬（Yoi Maraini）」寫成「從小說講到大事」。巴黎的鱗爪

十月十五日作「弔劉叔和」文。自剖

案志摩弔劉叔和文（自剖）：「……我此時又想起初度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我與叔和

同船到美國……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天會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叔和諱光一，南通人，北大歐洲經濟史教授。是年九月二日歿於北京。

十一月譯「鷂鷹與芙蓉雀」（W. H. Hudson）。巴黎的鱗爪

案是文小序：「我有一次問太戈爾在近代作者裏他最喜歡誰：他說他就喜歡赫孫。」

十一月四日譯哈代詩「兩位太太」。翡冷翠的一夜

十一月十日志摩在晨報副刊發表「守舊與玩舊」（載落葉集中）一文，這是對甲寅周刊十七期孤桐（章士釗）的「再疏解輯義」而發，同時章又在周刊十八期再述一文題云：「答志摩」來辯論這問題。

案志摩原文「孤桐這次論的是美國田芮西州新近喧傳的那件大案：與他的『輯義有合』的是那案件的法官所代表的態度，就是特舉的說，不承認我們人的祖宗與猴子的祖宗是同源的，因為聖經上不是怎麼說，並且這是最汚辱人類尊嚴的一種邪說。關於孤桐先生論這件事的批評，我這裏暫且不管，雖則我盼望有人管，因為他那文裏敍述兼論斷的一段話並不給我他對於任何一造有眞切了解的印象。我現在要管的是孤桐在這篇文章裏洩露給我們他自己思想的基本態度……」又志摩歿，孤桐的挽聯云「器利國滋昏，事同無定河邊，蝦種橫行，壯志奈何齊粉化；文章交有道，憶到南皮宴上，龍頭先去，新詩至竟結緣難。」又詩一首云：「詩

人訪我海西偏，慨解腰圍贈一編。展卷未遑還索取，新詩至竟我無緣。」

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詩「海邊的夢詩」。現代評論二卷五十一期

十二月二十一日，文「巴黎的鱗爪」寫成。

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宗孟（長民）於張郭（張作霖，郭松齡）之役，慘死於新民屯，年四十九歲。女徽音與梁思成尙在美國求學。梁任公函

案志摩傷雙栝老人（載自剖集文爲次年二月二日作。）：「在你的精神裏我們看不見蒼蒼的鬢髮，看不見五十年光陰的痕跡；……你依舊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裏的『逸』的風情——『萬種風情無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誰料這下文竟命定是『遼原白髮葬華顚。』」「最可憐是遠在海外的徽徽……但如今說也可憐，一切都成了夢幻，隔着這萬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靈，如何載得起這奇重的哀慘……」日記（眉軒瑣語）：「頃翻着宗孟遺墨，如此靈秀，竟遭橫折，憶去年八月間（夏曆六月十七日）宗孟來，挈眉與我同遊南海，風光談笑，宛在目前，而今不可復得，悵惘何可勝言。」志摩歿鄭曉滄（宗海）挽辭：「『曠代逸才，萬種風情無地着；刹那奇夢，中年哀樂一時消。』志摩吾友遺著雙栝老人篇中，亟稱林長民先生『萬種風情無地着』之句，今以此語相移贈，志摩有靈必當首肯。」

十二月日記一部份刊於獨立評論二十年六月五日第三號

案胡適之跋云：「志摩的日記殘稿，是他和眉結婚前在北京的日記，文字最可愛，所以我抄

了一份。獨立評論出版後，有些讀者嫌我們登的文字太專門了，太單調了，所以我們從這一期起添一點文藝作品，就用志摩的遺文來開始。」以後各期均未續載。

一九二六（民國十五年）丙寅三十一歲

一月「達文謇的剪影」譯成。巴黎的鱗爪

案是文小序「這是一本小說裏的一章。那小說是一個俄國人（Nerejkowski）做的，叫作達文謇的故事」（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

一月二日發表詩「翡冷翠的一夜」（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翡冷翠山中作）。現代評論三卷五十六期

一月十四日「吸煙與文化」寫成。巴黎的鱗爪

一月十五日「我所知道的康橋」寫成。同上

一月二十一日「列寧忌日——談革命」一文，刊於晨報副刊。落葉集

案原文：「我這裏收到陳毅曲秋先生寄來一篇油印的「紀念列寧」，那是他在列寧學會的談話稿。……」

陰曆二月初一日姑丈蔣謹旃（欽頊）先生病逝硤石，享年五十五歲。

案志摩嘗問學於姑丈蔣先生，蔣氏富藏書，齋名衍芬草堂，自其先人寅昉（光焴）先生始，歷太平天國迄今尙存，論今日海寧藏書，當推蔣氏。衍芬草堂鈔本書目，卽爲謹旃先生手編。

徐母何太夫人八旬誕壽啓（是啓出蔣手筆）：「已酉嫁九妹同里廪貢生蔣欽項。」家書：「兒近日亦甚記念蔣姑丈，兒看外國社會事物多，愈覺如蔣姑丈之藹然君子爲難能可貴，兒甚願以年來管見所及，與姑丈共商榷之。」日記（西湖記）記祖母的死：「爲一個訃聞上的繼字，聽說鎭上一羣人在沸沸的議論，說若然不加繼字，直是蔑視孫太夫人，他們的口舌，原來姑丈只比作他家裏海棠樹上的雀噪，一般無意識，一直的招人煩厭。」志摩雜記（陳從周輯本）：「牙牌數有時殊神祕，余姑丈蔣謹旃先生，嘗鄉試占之吉，有句云：「更欣依傍處，時與貴人俱。」發榜日，獨行上東山，及顚而見費景韓（諱寅硤石人孝廉精版本）先生冉冉自塔下，互詰來意，相與嘔噱。移時下山沽酒，復登，才上石除，費馳，蔣亦馳，費先登，喘息於山亭，酌焉。因與論試事，費曰：「昨夢馬創足。」蔣因賀必中，今日馳，君先登捷足之兆，應矣！憶牙牌詩言，貴人得毋費歟？猶冀可得副車，及發，費售而蔣竟黜。費挽志摩聯：「慘矣禍詩人，天未喪文，道竟墜地；壯哉成烈士，氣冲霄漢，名滿寰區。」劉子庚（毓盤）爲蔣作墓志銘，志摩作書論之，對舊式古文大發議論，七月八日自平發家書：「劉子庚當初作墓誌銘，據云大半根據覲圭（名錫韓謹旃弟）與不厂（單不厂覲圭妻舅）口述，則其謬誤更足奇怪，豈有九叔之親而不知四房尚有兩個年輕姪兒之理，赴文上果如何寫法，想總不至遺漏，劉文云：『……年三十初喪妻，義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結婚，非君志蓋始終一倫紀中人也，終以所處不純，寢以不起。』豈非昏憒荒謬，第一續絃時，父已不

在，何來父命。第二續娶何以遂非倫紀中人。末二句更該打，萬一姑丈是續娶後不久即死，那看文氣豈非妻有嫌疑，但事實是相處至十多年，子女生到六個之多。又文中述後裔：『子燕詒葉出，號修蘭徵女四幼徐出，孫祖同敦復，燕詒出。』遺漏亦奇，又其附案云……『行誼略則不稱心，余所知不厂所告，日記所書，哀啓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韓退之爲柳子厚作誌非受諛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斗恰如分量，斯亦郭有道碑之無愧色焉。凡九閱月，十易稿，自以爲可矣，再三觀之倘有繁簡失當處，反復數日刪改，約百餘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舉世盡易而爲白話文，一返原人時代而後快哉！』眞甚什麽話，如此古文難怪古文之必遭滅絕，末後一類突如其來，尤不知所之，此豈『天斗之恰爲分量。』耶？可笑可憐，這倒不管，現在應得查問的墓誌已否刻石？如已刻、文字有更動否？如爲文刊出，實太豈有此理，徐氏固商賈之家，沒有讀書人，不配讀古文式墓誌銘，但蔣氏詩禮傳家，豈盡屬草苞，任一無聊文人顚倒瞎寫，連正字嗣續都給刪除，覲圭當然特別負責，我昨去不厂處，本想問及，但彼以病甚重，神志未清，故未說話，此函請交大伯一看，即去蔣家一查，我頗覺生氣也。」劉子庚，單不厂（劉浙江江山人，工詞學：單浙江蕭山人，工宋元理學）。是時皆在北大授課。

新月社在北京組織成，社員計胡適之，梁實秋、羅隆基，聞一多，饒孟侃，陳夢家，潘光旦，張禹九等。

案聞一多年譜：「新月社每兩週聚餐一次，志摩也常看見。……」

四月一日晨報副鐫詩刊創刊，志摩任主編，至六月十日停刊。

案聞一多年譜：「四月一日北京晨報副鐫詩刊第一號創刊，這是一個詩人團體的刊物，徐志摩主編，……這時先生（指聞一多）的寓居，「是一羣新詩人的樂窩，他們常常會面，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六月十日詩鐫宣佈停刊。」又志摩詩刊弁言：「我們幾個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發行一次詩刊，專載創作的新詩與關於詩或詩學的批評及研究文章。本來這一句話就夠說明我們出詩刊的意思；但本期有的是篇幅，當編輯的得想法補滿它，容我先說這詩刊的起因，再說我個人對於新詩的意見。 我在早三兩天前才知道聞一多的家是一羣新詩人的樂窩，他們常常會面，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間畫室，佈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牆壁塗成一體墨黑，狹狹的給鑲上金邊，像一個裸體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腳踝上套着細金圈似的情調。有一間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個方形的神龕，供着的，不消說，當然是米魯薇納絲一類的雕像。他的那個也夠尺外高，石色黃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襯着一體黑的背景，別饒一種澹遠的夢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陽中的荒蕪的草原，有幾條羊尾幾個羊頭在草叢中掉動。這是他的客室。那邊一間是他做工的屋子，基角上支着畫架，壁上掛着幾幅油色不曾乾的畫，屋子極小，但你在屋裏覺不出你的身子大；帶金圈上的黑公主有些殺伐氣，但她不致於嚇瘪你的靈性；裸體的女神（她屈着一支

腿挽着往下沉的褻衣），免不了幾分引誘性，但她決不容許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陽進來，黑壁上也沾着光；晚快黑影進來，屋子裏彷彿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跡：夜間黑影燈光交鬥，小的出種種不成形的怪象。　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確是一個別有氣象的所在，不比我們單知道買花洋紙糊牆，買花席子舖地，買洋式木器塡屋子的鄉蠢。有意識的安排不論是一間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種激發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種特具的引力，難怪一多家裏見天有那些詩人去團聚——我羨慕他！　我寫那幾間屋子因爲它們不僅是一多自己習藝的背景，它們也就是我們這詩刊的背景。這搭題居然被我做上了，我期望我們將來不至辜負這製背景人的匠心，不辜負那發糯米光的愛神，不辜負那戴金圈的黑姑娘，不辜負那梅斐士滔佛利士出沒的空氣！　我們的大話是只要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眞事情做。這話轉到了我個人對於新詩的淺見。我第一得聲明我決沒有厚顏，自詡有什麼詩才。新近我見一則短文上寫『沒有人會以爲徐志摩是一個詩人……』；對極，至少我自己決不敢這樣想，因爲詩人總得有天才，天才的担負是一種壓得死人的担負，我想着就害怕，我那敢？實際上我寫成了詩式的東西借機會發表，完全是又一件事，這決不證明我是詩人，要不然詩人眞的可以充汗牛之棟了！一個時代見不着一個眞詩人，是常例；有一兩個露面已算例外，再盼望多簡直是瘋想。像我個人，歸根說，能認識幾個字，能懂得多少物理人情，做一個平常人還怕不夠格，何況更高的？我又何嘗懂得詩，興致來時隨筆寫下的就能算詩嗎？怕沒有這樣容易！我性靈裏

卽使有些微創作的光亮，那光亮也就微細得可憐，像板縫裏逸出的一線線油燈光。痛苦就在這裏；這一絲 Will O. Wisp 若隱若現的晃着，我料定是我終身不得(性靈的)安寧的原因。我如其胆嘗試過文藝的作品，也無非是在黑弄裏弄班斧，始終其妙莫名，完全沒有理智的批准，沒有可以自信的目標，你們單看我第一部集子的雜亂，荒傖，就可以知道我這裏的供狀決不是矯情。我這生轉上文學的路徑是極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發是單獨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發現在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個，旅伴實際上儘有，止是彼此不曾有機會攜手。這發見在我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樂，欣慰。管得這道終究是通是絕，單這在患難中我得同情，已夠酬勞這顚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曉，單這在黑暗中叫應彼此訴說曾經的磨折，已夠暫時忘却肢體的瘦倦。　再說具體一點，我們幾個人都共同着一點信心：我們信詩是表現人類創造力的一個工具，與音樂與美術是同等同性質的；我們信我們這民族這時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沒有一部像樣的詩式的表現是不完全的；我們信我們自身靈性裏以及周遭空氣裏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靈魂；我們的責任是替它們摶造適當的軀殼。這就是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的發見；我們信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現，我們信文藝的生命是無形的靈感加上有意識的耐心與勤力的成績；最後我們信我們的新文藝，正如我們的民族本體，是有一個偉大美麗的將來的。　上面寫的似乎太近宣言式的舖張，那並不是上等的口味，但我這桿野馬性的筆是沒法駕馭的；我的期望是至

少在我們幾個人中間，我的話可以取得相當的認可。 同時我也感覺一種戒懼，我第一不敢担保這詩刊有多久的生命；第二不敢担保這詩刊的內容可以滿足讀者們最低限度的督責。這當然全在我們自己；這年頭多的是虎頭蛇尾的現象，且看我們這羣人終究能避免這時髦否？ 此後詩刊准每星期四印出，我們歡迎外來的投稿，這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專號，參看聞一多的下文。三月三十日夜深時。」

四月一日發表詩「梅雪爭春」。同月三日發表文「自剖」。同月七日發表文「再剖」。同月十日發表文「這是風刮的」。同月十九日發表文「想飛」。同月二十一日發表文「一點子契訶甫」。同月二十六日發表文「高爾基記契訶甫」。同月二十九日發表詩「再休怪我臉沉」。五月一日發表文「契訶甫的零星」。同月六日發表詩「望月」「又一次試驗」。同月八日發表文「讀高爾基記契訶甫」。同月十五日發表文「再談管孩子」。同月二十日發表詩「厭世的哈提」「半夜深巷琵琶」。同月二十七日發表詩「在哀克刹脫教堂前」「偶然」。文「哈提」。同月二十九日發表文「我們病了怎麼辦」。

案以上諸篇皆發表於北京晨報副鐫詩刊。陳夢家紀念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五期）：「十五年，志摩在北平約一多子離等聚起一個詩會，討論關於新詩形式的問題，他們在晨報有過十一期的詩刊。從那時起，那更用心試驗各種形式來寫詩，他自認：至少技巧更進步了。」猛虎集序：「我的第一集詩……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份還是情感的無

闢闢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羣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不受覊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落葉」序寫成，是書亦於是月出版，由北新書局排印。

案落葉文集自序：「這書的書名，有犯抄襲的嫌疑，該得聲明一句。『落葉』是前年九月間寫的，去年三月歐行前伏園（孫伏園）兄問我來印書，我就決定用那個名字，不想新近郭沫若君印了一部小說也叫『落葉』，我本想改，但轉念同名的書，正如同名的人，也是常有的事，沒有多大關係，並且北新的廣告早一年前已經出去，所以也就隨它，好在此書與郭書性質完全異樣，想來沫若兄氣量大，不至拏冒牌頂替的罪名來加給我吧。末了我謝謝我的朋友一多，因爲他在百忙中替我製了這書面的圖案。」

七巧日與陸小曼（眉）訂婚。孔誕日結婚於北海。小曼時年二十四歲。蘇州人，長文藝，善書畫。由胡適之作介紹人，梁任公證婚。結婚後暫居中街。九月九日與小曼離開北京，南來寓上海新新旅館。十九日小曼生日在滬度，復遷至大西路吳德生家居住。

案志摩與小曼結婚，其父母有三條件，（一）婚費自籌，故儀式草草，僅茶點而已。（二）

必須梁任公證婚，故經胡適之設法說服，卒由任公任之，任公有訓辭一篇，其開篇云，志摩小曼，皆爲過來人，希望勿再作一次過來人，蓋指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小曼與王賡離婚二事。據舊燕著東北人語：「與陸小曼鬧過婚變的王賡，當張家父子（作霖，學良）在東北時代，就在哈爾濱當過警察局長，一二八滬戰時，他挾着機密地圖，誤入日本領事館因而被俘……他原是留美學陸軍，在哈爾濱辦警察，有些外行，身邊還攜個太太——陸小曼，日夜周旋於交際場中，致工作方面，碌碌無所表現。……那時陸小曼正當妙齡，在哈爾濱交際場中，風頭最健，王賡離開哈埠，她到北京，與徐志摩結合，又遷居滬上。」（三）結婚後必須南下，與翁姑同居硤石。故志摩在硤特將原屋修蓋一新以迎之。又小曼挽辭：「多少前塵成噩夢，五載哀歡，匆匆永訣，天道復奚論，欲死未能因母老；萬千別恨向誰言，一身愁病，渺渺離魂，人間應不久，遺文編就答君心。」

八月二十四日（陰曆七月十七日）張季直病歿，壽七十四歲。

秋張幼儀自德返國，任敎於北京。

案志摩致張幼儀北京函：「我們在上海一無事情，現在好了，房子總算完了工，定十月十二（陰曆）回家，從此我想隱居起來，硤石至少有蟹和紅葉，足以助詩興，更不慕人間矣！」

秋後返里頗有著書隱居之意 眉軒瑣記 輪盤小說集中的家德一篇大約成於此時。（家德卽日記中之家麟，志摩家之老僕。）

案眉軒瑣記（九月十九日）：「……明年春天可以看自己手種的花，明年秋天也許可以吃到自己手植的果，那不有意思，至於我的譯書工作我也不奢望，每天只想出產三千字左右。…」

九月作「天目山中筆記」。

十二月孫傳芳戰事起，乘輪至滬，避兵福建路的通裕旅館，是時志摩雙親去平，幼儀迎養。（離硤時以父命無法支款，不得動身，由母舅沈佐宸（葆恩）借款方得成行）

案志摩致幼儀函（十二月二十四日）：「爸爸來知道你們都好，尤其是歡進步得快，欣慰得很，你們那一小家庭，雖是新組織，聽來倒是熱鬧而且有精神，我們避難人聽了十分羨慕。你的信收到，萬分感謝你，幼儀，媽在你那裏各事都舒適……我不瞞你說，早想回京，只是走不動，沒有辦法，我們在上海的生活是無可說的……破客棧裏困守着，還有什麼生活可言。日內搬至宋春舫家，梅白格路六四三號，總可舒泰些！阿歡的字，眞有進步，他的自治力尤其可驚，我老子自媿不如也。」

一九二七（民國十六年）丁卯三十二歲

春與胡適之邵洵美等籌設新月書店於上海，由胡適之任董事長，張禹九（嘉鑄）任經理，書局設華龍路，總發行所設四馬路，編輯所設麥賚而蒂羅路一五九號。

春與儲安平相識於新月書店。

案儲文（新月月刊四卷一期）：「我初次認識是在五年前的一個春年。那時有若干人想排演一個脚本，茶花女，在華龍路新月書店三樓談話，在座有余上沅先生江小鶼先生吳瑞燕女士這一些人。志摩先生就像一架火爐，大家圍着他感到有勁。雖然這一次談話以後也沒有再有問聞，可就在那時，我感到他的熱心，永遠是大家一個最好的監督。」

春居上海梅白格路六四三號宋家，病傷寒甚危。五月「自剖」由新月書店出版，江小鶼作封面。

陰曆五月三日鄉人王靜安（國維）自沉於北京昆明湖，享年五十一歲。

案王靜安生於淸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夏曆十月二十九日。

六月譯法國凡爾太作「贛第德」，由北新書局出版。

案贛第德譯本志摩自序：「Candide, by Voltaire, 1759.」這是凡爾太在三天內寫成的一部奇書。凡爾太是法國人，他是十八世紀最聰明的，最博學的，最放誕的，最古怪的，最臃腫的，最擅諷刺的，最會寫文章的，最有勢力的一個怪物。他的精神遠祖是蘇格臘底士，阿里士滔芬尼士，他的苗裔，是法國有阿拿托爾法郎士，在英國有羅素，在中國——有署名西瀅者有上承法統的一線希望。不知道凡爾太就比是讀二十四史不看史記，不知贛第德就比是讀史記忘了看項羽本紀。我今晚這時候動手譯贛第德——夜半三時——却並不爲別的理由，爲的是星期六不能不出副刊，結果我就不能不抱佛脚，做編輯除了自己有誰知道，有誰體諒。但贛第德是值得你們寶貴的光陰的，不容情的讀者們，因爲這是一部西洋的鏡花緣，這鏡裏

照出的却不止是西洋人的醜態，我們也一樣分得着體面我敢說；尤其在今天，叭兒狗冒充獅子王的日子，滿口仁義道德的日子，我想我們有借鏡的必要，時代的尊容在這裏描着，竟許足下自己的尊容比旁人起來相差也不在遠。你們看了千萬不可生氣，因爲你們應該記得王爾德的話，他說十九世紀對寫實主義的厭惡是卡立朋（莎士比亞特製的一個醜鬼）在水裏照見他自己尊容的發惱。我再不能多說話，更不敢說大話，因爲我想起書裏潘葛洛斯（意思是全是廢話）的命運。」

六月起議籌創新月月刊。聞一多年譜

秋遷居環龍路花園別墅十一號，應光華大學聘，担任翻譯，英文小說派別等課教授。并兼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吳德生）英文教授。

案是時光華新創，張壽鏞張歆海分任正副校長，羅隆基梁實秋董任堅等均在該校任課。

八月二十七日，胡適之自英國寄函志摩。胡適文存卷一

八月與沈性仁合譯英國占姆士司芬士瑪麗瑪麗 "A Charwoman's Dayghter" by Tames Stepnens,由新月書局出版，詳見十二年條。

九月十日發表詩「乾着急」（秀山公園八月二十七日作）。現代評論六卷一四四期

九月十七日發表詩「俘虜頌」（九月四日作）。現代評論六卷一四五期

八月二十日「巴黎的鱗爪」序文，同月二十三日「翡冷翠的一夜」序文皆寫成於上海花園別墅

序文。兩書均在這時由新月書局出版。

秋「曼殊斐爾短篇小說集」(By Katharine Mansfield)由北新書局出版。

秋印度詩哲太戈爾過滬回印度。

案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爲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去的船係定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老詩人的病狀的。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裏立着——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因爲太戈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裏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着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十月四日胡適之自英國又寄書志摩。胡適文存卷一

案原函「謝謝你的長信，讓我先給你賠個罪，我在八月底寫了一封長信給你，信裏說了許多『拉長了面孔』的話，寫成了，我有點遲疑，我怕這是完全不入耳之言，尤其在這『坐不定，睡不穩』的時候，所以我把這信一擱就是一個多月，今天取出前信來看看，覺得還可以

不必改動，現在補寄給你，並且請你恕我那時對你一點的懷疑。」

十月十日發表譯「柴霍甫的零簡——給高爾基」（轉載晨報）小說月報十七卷十號

十二月十五日爲劉海粟出國畫展上海畫報三〇三期特刊作「海粟的畫」一文介紹劉氏的作品。

案志摩海粟的畫：「……我們不能否認他的胸襟的寬擴，他的意境的開展，他的筆致的遒勁，你儘可以不喜歡他的作品，你儘可以從各方面批評他的作品，但在現代作家中你不能忽略他的獨占地位。尤其在這人材荒歉的年份，我們不能不在這樣一位天賦獨厚的作者身上安放我們絕望中的希望。吳倉老已經作古，我們生在這時代的不由的更覺得孤寂了，海粟更應得如何自勉！……」

志摩呾死木死晨報副刊一二八六號「我本來是想在劉海粟先生這篇短文後背附加幾句切題的話，誰知這來又跑了野馬，劉先生說特拉克洛窪是十九世紀畫史裏浪漫派的先驅者，關於浪漫主義應有的狀詞狀詞助詞劉先生的講義裏已經齊備用不着我來幫忙；他也說明了古典派與浪漫派相反的特點與特拉克窪一生的貢獻，我想添的是幾句題外的話。」又案其實海粟是遲至十八年方出國志摩致海粟遺扎

十二月二十七日，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戲院演玉堂春三堂會審，志摩飾黃金龍。

案日記：「我想在冬至節獨自到一個偏僻的敎堂裏去聽幾折聖誕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腫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的不自在的腐戲，我想在霜濃月淡的冬夜，獨自寫幾行從性靈暖處來的

詩句，但我却跟着人們到塗臘的跳舞廳去艷羨仕女們發光的鞋襪。」

冬，堂姐雅君適寶山蔡伯發（增譽）。

冬，幼儀偕長子阿歡南歸，葬次子德生於硤石西山白水泉下。

案志摩家書：「阿德雖定期初五，有幼儀同阿歡去也就夠了，媽一去就逢着傷感，那又何必？老二（卽雅君）怕還不得回門，反正不太遲，讓媽跟他們新夫婦一起回硤如何？」

冬，籌辦新月月刊，志摩任總編輯。擬次年申報元旦增刊文「年終便話」。

案志摩家書：「文字債欠了滿身，新聞報申報都派人來逼着替他們元旦增刊寫文章，這倒不要緊，最使我着急的是我們自己的新月月刊，至少要八萬字，現在只有四萬字拿得住，我是負責的總編輯，叫我如何不擔心……至于他的爲學方向，不能盡如親意，那是不能勉强的，因爲各人有各人的長處，我如學商，竟可以一無成就，也許眞的會敗家，我學了文學，至少已經得到了國內的認識，我並不是沒有力量做這件事的，並且在這私欲橫流的世界，我如能抱定堅貞的意志，不爲名利所搖惑，未始不是做父母的可以覺得安慰的地方。」

是年林徽音與梁任公子思成結婚。

案林徽音是年二十三歲，梁思成是年二十六歲，林爲美國本薛文尼亞大學建築學學士，耶魯大學戲劇科畢業。梁爲美國本薛文尼亞大學建築學碩士。

一九二八（民國十七年）戊辰三十三歲

仍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羣）等校授課。新月月刊決定辦。眉軒瑣記

一月六日拔牙，七日磅重一百三十六磅（連長毛皮袍）。同上

二月英詩人小說家哈代死，享壽八十七歲。謁湯麥士哈代

案陳西瀅評哈提：武漢文哲季刊二卷四號二十二年冬：「尤其是雪萊的孤帆渡海，暴風覆舟，與我們的英才詩人徐志摩，乘飛機遇險，在空中火葬，同樣的驚心動魄，人們也同樣的常覺得像他們這樣的奇才，本不該老死牖下，如此死去，未始非宜。可是志摩最心折，常常摹倣的詩人哈提，以他的小說的故事而論，眞是石破天驚，以他的生平思想而論，則又抱悲觀的態度，若要憑文章論命，應當不是有聲有色，便是聊倒坎坷的了，誰知他老先生活到八十八歲的高年，却過了八十八年平凡無奇，旣乎無變化，無丘壑的生活。」又志摩詩哈代（猛虎集）：「哈代，厭世的，不愛活的；這回再不用怨言，一個黑影蒙住他的眼？去了，他再不漏臉。八十八年不是容易過，老頭活該他的受，抗着一肩思想的重負，早晚都不再放手。」

三月十七日（清明）偕小曼回硤石，次晨與父送蔣姑丈謹旃除幃，復至沈家浜上坟，次日偕小曼至杭與翁瑞午等遊西湖日記瑣語

四月二十日譯詩「哈代八十六歲誕日自述」一首，作「殘春」詩一首眉軒瑣語

三月十日新月第一卷一期創刊號出版，編輯人除志摩外，尚有葉公超，聞一多，梁實秋，潘光旦，饒孟侃等主其事。

案志摩發刊辭云：「我們這幾個朋友，沒有什麽組織，除了這月刊本身，沒有什麽話，除了在文藝和學術上的努力，沒有什麽一致，除了幾個共同的理想。」「憑這一點集合的力量，我們希望爲這時代的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爲這時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輝。」「要從惡濁的底裏，解放聖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的破爛裏規復人生的尊嚴——這是我們的志願。」

新月一期志摩發表作品爲「湯麥士哈代」，「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附錄一」，「哈代的著作略述」，「附錄二」，「哈代的悲觀」，（內哈代素描一像，爲徐悲鴻作。）作詩「哈代」（舊曆元旦）譯哈代「對月」「一個星期」，作詩「我不知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秋蟲」（一九二七年作）譯「白郎寧夫人的情詩（二）」（（一）是聞一多譯的。）

案眉軒瑣語：「二月八日，悶極了，喝了三杯白蘭地，昨翻哈代的對句，現在想譯他的『瞎了的馬』『老頭難得讓他的思想往光亮處轉，如在這首詩裏。』」

四月十日發表與陸小曼合作五幕劇「卞昆岡」。新月月刊一卷二期

五月三日山東濟南慘案發生。

案日記：「這幾天我生平第一次爲了國事難受，固然我第一年在美國時，得到了五四的消息，曾經『感情激發不能自己』過。大前年從歐洲回來的時候，曾經十分「憂愁」過，但這

囘的難受情形有些不同，第一次是純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國內靑年的愛國運動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樣的愛國熱，第二次是理性的觀察影響到精神上，明明這是自殺的路子，明明這是開出無窮擾亂的路子．那些民黨大領袖先生却還不遺餘力的來開闢，結果是自己接速的打嘴，這囘却既不是純粹的感情問題，也不是理性所解剖的現象，一方面日本人當然是可惡，他們的動作，他們的態度，簡直沒有把我們當作『人』看待，且不說國家與主權，以及此外一切體面的字樣，這還不是「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誰能忍耐？但反過來說，上面的政府也眞是糟，總司令不能發令的，外交部長是欺騙專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沒有一件我們受人家侮辱的事不可以追原到我們自己的昏庸，但這把火是已經放下了，房子倒下來不單是壓死在政的黨員，外來的侮辱是人人分着的，這是那裏說起？我們來嘗不想盡點責任，向國外說幾句話，但是沒有『眞理』就沒有壯氣，我們的話沒有出口，先叫自己的舌頭給壓住了，我們既不能完全一任感情收拾起良心來對外說謊，又不能揭開了事實的眞相對內說實話，這是我們智識階級現下的兩難。」

五月十日發表文「一個行乞的詩人」（四月作）譯詩「哈代八十六歲誕日自述」，詩「殘春」劇本「卞昆岡」（續）等新月月刊一卷三期

五月十三日奇熱至新新播音，並排演卞昆岡劇本。

案日記（未刊）「昨晚叫夏天拉去新新播音台作八分鐘的英語演說，也是初次幹的事兒。」

「老孚來說，慰勞會要排演卞昆岡，擬以毛劍佩去李七妹，王泊生去卞昆岡，顧寶蓮去阿明，蕭英去老敢，鄭正秋去瞎子，請（余）上沅導演。」

四月十三日（陰曆）志摩父壽返硤，卽來滬挈袁漢雲美雲至硤石唱戲三天，居志摩宅中。家書

案袁美雲以貌似小曼，所以小曼認他爲寄女。

六月十日發表譯「萬牲園裏的一個人」（A man in the zoo: by Dourd Garnett）（未完）

譯詩寇列士丁娜，羅塞蒂的「歌」。新月月刊一卷四期

陰曆八月偕夫人小曼與葉遐庵（恭綽）同遊西湖。葉致志摩函

案遐庵爲志摩友人公超的叔父，亦是忘年之交，挽志摩聯云：「粉碎向虛空，崑玉眞驚成並盡；文章憎命達，雲鵬應悔不高飛。」挽詩云：「志摩之變酸辛累日，聞遺蛻至滬，乃勉爲一詩以述其哀，世變至此，生存本無意義，然不料志摩解脫之速，且其遇酷也，塵世無常，生死事大，吾徒宜知其警焉：兩儀塞觝殃，萬流同一酷，豈意吾志摩，翻空出奇局，焚身委風火，血肉迷川谷，性命呼吸間，一息不可續，哀哉星星燄，遂燼昆岡玉，趨死有百途，何辜此塗毒，恨不死沙場，稍雪爲奴辱，盍不死洪水，全歸猶瞑目，天地本不仁，禍福相倚伏，賦君一何優，奪之復何速，修短縱有數，景命胡太促，亂世死亦佳，胡效共工觸，飛機觸山峯以致禍御風良快意，詎乃趨岱錄地近泰山雲鵬甘低飛，何期遇卻曲飛機以低飛肇事儀容猶在眼，緘扎赫盈櫝，遂已判幽明，往迹無由復，顧增膏蘭感，自處窮雁木，傷逝益自念，萬恨

垂胸腹，文囿莽蕭蕭，月色沈南陸，君于新月雜誌屢有撰述高名雖永在，殲良恨難贖，殘魂儻歸來，望斷開山麓。地名開山」

十二月十日發表小說「濃得化不開」（十月一｜二日作），詩「再別康橋」（十一月六日中國海作）「他眼裏有你」（十一月二日新家坡），「枉然」。新月月刊一卷十期

秋與王文伯同出國，經印度（曾作詩「不知名的道旁」），英國，至年底返，這時上海的家，遷到福煦路六一三號（四明邨的沿馬路房屋），歐行前一日，曾給林語堂書白居易詩新豐折臂翁。

案志摩跋云：「丁在君（文江）（一八八八——一九三六）發明古詩新讀法，最擅誦此詩，聲容並茂，新豐翁得交江北公，亦不朽矣。玉堂（林之原名）要我寫字，錄此詩博粲，歐行前一日深夜，志摩塗。」語堂跋云：「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詩著，更以散文著，吾於白話詩念不下去，獨於志摩詩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運句措辭，得力于傳奇，而參任西洋語句，了無痕跡，然知之者皆謂其人尤奇，志摩與余善，亦與人無不善，其說話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間，乍愁乍喜，愁則天崩地裂，喜則叱咤風雲，自爲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過，皆非眞物之狀，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狀而已。故此人尙遊，疑神，疑鬼，嘗聞黃鶯鶯跳起來，曰：此雪萊之應夜鶯也。廿五年正月十三日語堂誌。」英人溫源寧作徐志摩一個大孩子，曾比之爲英詩人雪萊。

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己巳三十四歲

在上海光華大學及南京中央大學（是時校長爲張君謀（乃燕））英文系教授，這時在光華開的課程是英國文學史，英文詩，英美散文，文學批評等課。中大開的課程，是西洋詩歌，西洋名著選。並兼任中華書局編輯。太戈爾這年又來華，居志摩滬寓中。一月小說「濃得化不開」寫成。輪盤小說集

一月十日發表小說「死城」，詩「怨得」，「深夜」（九月倫敦旅次）。新月月刊一卷十一期

一月十九日梁任公（啓超）歿于北京。享壽五十七歲。

案梁生于淸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正月廿六日。

二月十日發表小說「家德」，詩「拜獻」新月月刊一卷十二期

三月三日小說「輪盤」篇寫成。輪盤小說集

三月十日發表譯「杜威論革命」（遊俄印象之一）小說「濃得化不開之二」新月月刊二卷一期

三月十日胡適之在新月月刊三卷一期起開始刊登他的四十自述。

案適之自序（二十二年刊本）「……這個計劃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贊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爲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

第一篇，寫到了謹嚴的歷史敍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志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敎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贊許。……」
四月十日發表文「曲譯」新月月刊二卷二期
五月「輪盤」小說集由中華書局出版。沈從文作序。
案志摩自序「我實在不會寫小說，雖則我很想學習，我這路筆，也不知怎麼的，就許直着寫，沒有曲折，也少變化，恐怕我一輩子也寫不成一篇如願的小說，我說如願，因爲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說，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詩，有它特具的生動的氣韻，精密的結構，靈異的閃光……我祇有一句自解的話，除了天賦的限度是事實無可勉强，我敢說我確是有願心想把文章當文章寫的一個人……」又「這册小書我敬獻給我的好友（陳）通伯和（凌）叔華。志摩十八年五月」
五月十日發表詩「生活」（五月廿九日作）詩「杜鵑」。新月月刊二卷三期
秋單不庵病逝，葬浙江蕭山。
十月十日發表在蘇州女中演講稿「關于女子」。新月月刊二卷八期
案志摩家書：「兒本定今日一早去蘇州女子中學講演，惟（張）彭春今日由津到申，即轉去美必須一見，故又臨時發電改期明日。……十二月十六日。」而稿末則寫明是十二月十五日。大約稿先擬成。然未有先發表後演說的，或許是先一年的稿，亦未定。

十一月十日發表詩「活該」（七月卅一日侵晨作）。新月二卷九期

十二月十日發表文「波特萊的散文詩」（一月九日作），詩「春明投生」（二月廿八日作）新月二卷十期

是年想去牯嶺未成。

案志摩日記（五月十三日）「想去牯嶺過夏，如去得成，亦是一福，窮困已甚，再不向大自然商借彌補破產無日矣！」

是年在上海暨南大學演講有「秋」一篇演講稿。

案趙家璧篇前（秋）：「志摩的「秋」，是前年在暨南大學的講演稿，從未在社會刊物上發表過，這是一篇極美的散文，也可說是他對于中國思想界發表的一點切實可取的意見。」志摩秋：「兩年前，在北京（案應是十六年），有一次，也是這麼一個秋風生動的日子，我把一個人的感想比作落葉，從生命那樹上掉下來的葉子。」是書于廿年十一月廿日，由趙家璧交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在光華大學上課曾講他的飛行興趣。

趙家璧寫給飛去了的志摩（秋）：「這又使我記起前年你在教我們念 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e Vinci 時，除了對於文西在復興希臘藝術的偉大工作你是十分的欽佩以外，你曾帶來一部講文西想發明一具飛機，可以把人上升到天空去飛行的書。內有文西的筆跡，文西的照像，文西發明的飛機的圖畫，你指着那些畫，你誠懇的說：『文西在十三世紀時，已在想

法上飛天空去了，你們知道文西悲痛的心懷嗎？啊！自古以來，只有文西是不帶宗教幻想和抽象的意味，而爲了脫離這醜惡的世界，『用人』的力量去克服空間的第一個人。大思想家能安居在Florence城裏嗎？全個地球不足當他的騁馳，他需要的是整個的宇宙，整個的宇宙，才夠供他的逍遙啊！』…不久以後，你一次上來學校，（當時你在南京兼課，夜車來滬，早上到吾校。）臉上滿堆着愉快的色彩，我們早知道你一定又有好故事講給我們聽了，你把暗藏在衣袖裏的一支捲烟尾，呼了最後的一口，把他丟在屋角裏，於是這樣的告訴我們：『你可能猜到我要講些什麼東西給你聽，啊，我昨天的愉快，是身平第一次了。你們以爲我昨夜搭夜車來的嗎？啊，不，是從南京飛回來的，我在歐洲時；從巴黎到倫敦，曾坐過一次飛機，結果因爲天氣惡劣，在機上大暈，從巴黎吐到倫敦，昏懵中，祇見English Channel裏滿海的白霧而已，這次中國航空公司送我一張票，我昨天從南京飛來，啊，你們沒有坐過飛機的人，怎能體會到我當時的歡喜。我祇覺得我不再是一個地球上的人，我給著天晚上掛在藍天空裏閃亮的慧星一樣，在天空中遊盪，再也不信我是一個皮肉造成的人了。從窗口向地上望，多麼渺小的地球，多麼渺小的人類啊！人生的悲歡離合，一切的鬥爭和生存，眞是夠不上我們注意的。我從白雲裏鑽出，一忽兒又躲在黑雲去、這座飛機，帶着我的靈魂飛過高山，飛越大湖，飛在鬧市上，飛在叢林間，我當時的希望，就望這樣的飛出了這空氣的牢籠，飛到整個的宇宙裏去，我幻想我能在下一刻兒飛在地王星與天王星的中間，把我輕視的

目光，遠望着這一座人們以為了不得大的地球，讓我盡量的大笑一下吧：『你這座可憐渺小的地球，你們這常住在地面上的小兒蟲，今天給我看到你的醜態了！』啊，我快活得跳起脚來，祇可惜他沒有帶我出這空氣的範圍，今天我還是到這裏來，給你們相對的坐着上課了。」志摩的飛的幻想可以再參看自剖集想飛篇。

冬參觀汪亞塵畫展。

案趙家璧給飛去的志摩（秋）「你脫離我們學校的前一年，一個冬日的早晨，你領着我們到中社去參觀汪亞塵的美術展覽會，在每一幅畫前，我們站住了脚，你便告訴我們原作的思想和作風，原畫的所在地，原畫和臨摹的相差處。記得那裏有一幅臨摹的畫，畫中有一個裸體的婦人，一手提着壺，一手放在下掛的泉水裏，你就問我們看到了這一幅畫，我們自己的手掌裏，是否也有一種流水的感覺。我們起先很驚異你的問題，及後覺得所謂藝術的感化力了。以後我幾次上音樂演奏會去碰見你，當時你又介紹我讀 J.A. Symoonds的Essays Suggestive and Speculative。一次你在汽車裏這樣鄭重的告訴我：「要眞正鑑賞文學，你就得對于繪畫音樂，有相當心靈上的訓練。這是一條大道的旁支，你們研究文學的人，更不應放棄了這二位文學的姊妹——繪畫與音樂，前者是空間的藝術，後者是時間的藝術，同樣是觸着心靈而發的。」汪亞塵挽志摩：「獨創新吟，奇死亦饒詩意；雄飛失墜，陰霾竟葬青年。」在光華大學授課情形，可說是完全詩意的。

案趙家璧給飛去的志摩（秋）：「你第一本便介紹我Lewis的Life of Gothe，我問你學文學的門徑，你說：『文學不比數學，需要層次的進展，文學的園地，等于一個蛛網，你要有文學的素養，你一天拉到了一根絲，祇要耐心的上去，你會把全個蛛網拉成一線的。我自己念書，從沒有一定的步驟，找到一本好書，這本書就會告訴你許多別的好書。我介紹你這一冊歌德傳，就因為這冊好書，因此希望你也能在Lewis的文章裏，發見歌德的偉大和念書的祕訣。』當我進大學的第二年，你又來我校（案從印度回再行執教），你教的許多學程中，最使我感動的，是散文課上那本Walter Pater的Renaissance，許多同學都不贊成這一課，而我就覺得祇有這一課，給了我最大的影響。關于文字運用方面參入聲韻和格調，及整篇的文字組織與意義之含蓄等等，給了我一種Consciousness of the beauty of form，而你自己的另創一格的詩的散文，使我們在中國新文學上格調奏于美化的信心，有了一種更深切的認識Pater的文章加上你的人格，本身已織成了一件藝術品。所以我們在課室裏，雖沒有正式的討論過作文之法，然而你這樣按韻的念下去，在我們的靈感上，已賜予相當的訓練了。

Renaissance篇那裏Conclusion，你曾費了二三小時去講解，許多節段你自認是不能用言語文學可以使我們理解的，你就叫我們靜靜的想。……最近一年來，我才承認這篇文章的魔力，至少對于我，也使我不可忘懷的。天氣從嚴寒裏脫身到初春，由幾位同學的請求和經過你滿懷的同意，從局促昏黑的課室裏，遷到廣大的校園去上課。每天早上，我們在校門口候

你的汽車來，看你從車上挾了一大堆西書行近我們時，我們一夥兒近十個人，慢步的走過籬笆，爬越了小泥山，在一條溪流裏排列着不規則的小石子上，你第一個小心的跨了過去。這裏是一個大樹林子，頂上有滿天的綠葉。小鳥兒晰啁的唱着歌，一排長石凳上，我們便依次的坐下了。你依在那顆梧樹幹上，開始念 Hudson 的 Green Mansion 和 Birds and Man，你癡望着一回天，像是你心靈裏聽見了什麽從別一世界吹來的聲音似的，忽而背着幾首詩，忽而又感慨的說：『在這樣一個好境地裏，一邊聽着遠處的鳥聲，一邊傍着潺潺的溪流，一邊又在讀自然崇拜者 Hudson 的文章，我又想起，在太戈爾的 Suntiniketon Schoal 裏幾天不可磨滅的日子。你們假若一旦到那邊去住上一星期，你才第一次感到宇宙萬物的可愛，我們要回到自然界去，給 Chuckoo 講話，給金絲雀一塊兒跳躍，這世界是太髒了，什麽地方都是可醜的。』……你背着你那篇原文譯文，你說：「一個人可以過活，並且還是不無相當樂趣的，卽使他的肢體與聽覺失了效用；在我看，這就可以比稱籠內的鷙禽，他的拘禁，使他再不能高颺，再不能遠跳，再不能任悠縱刼掠的本能。」……那天你把住在這世界上的人，不想高飛遠走的人，罵做芙蓉雀，你舉起了你的右手，指着碧藍的天空，風動的樹林。你說：「讓我們有一天，大家變做了鷂鷹，一齊到偉大的天空，去度我們自由輕快的生涯吧，這空氣的牢籠是不夠我們翺翔的。」當這一個學期裏，我們的靈魂眞的像每天是跟了你，和一羣大鵬要日行十萬八千里。……』

一九三〇（民國十九年）庚午三十五歲

上半年仍在上海光華大學及南京中央大學任敎，並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

一月去北京卽返滬。

案儲安平悼志摩先生（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我最末一次和他見面是去年一月裏。那時我預備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個鐘頭前，他正從北平回來。聽見我也上北平去，說：「好極了，咱們的朋友都向北平流。往北平祇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遠像一隻蝸牛般的躲在屋子裏。……爲了自己文學修養的粗淺，我想住北平後，常去他處承教承教。……我寫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響的。『在相識的一淘裏，很少人寫散文。不過』他說：『在寫作時，我們第一不准偷懶……』對于他這份督促我永遠不該忘記。」

三月十日發表詩「車眺。」新月月刊三卷一期

案新月從三卷起編輯所移至四川路中央大廈三樓十九號。

四月十日發表小說「蜿蜒：一隻小鼠」(Azabesque a Mouse A.E. Coppard)新月月刊三卷二期

五月二十九日詩「生活」寫成。猛虎集

案此詩紀年據胡適之追悼志摩一文所載。

六月十日發表文「自傳小說」譯 D.H. Lawrence。新月月刊三卷四期

夏病讀原刻醒世姻緣。醒世姻緣序

八月十日聞一多論「悔與回」發表。新月三卷九期

案一多原文：「……我曾經給志摩寫的信說，我在揑着把汗誇獎你們——我的兩個學生（郎陳夢家方瑋德）」志摩猛虎集自序：「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句的產量，也僅「向瘦小裏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認識了夢家和瑋德兩個年青的詩人，他們對于詩的熱情在無形中又鼓動了我奄奄的詩心。」又一多論「悔與回」新月月刊三卷五期六期「……一類的句子，不是表現怨毒，憤嫉時必需的字句，你可以換上一套字樣，而表現力能比這增加十倍。不信拿志摩的罪與罰再談談看。」又陳夢家挽志摩辭：「泰山其頹乎？志摩魂飛九霄而何曾頹，梁木其壞乎？志摩譽播萬邦而何曾壞，哲人其萎乎？志摩精神不死而何曾萎。」

秋再擬辦詩刊。

案陳夢家紀念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五期）：「十九年的秋天，我帶了令孺九姑和瑋德的願望到上海告訴他，我們再想辦一個「詩刊」。他樂極了，馬上發信去四處收稿，他自己在滬寧路來回的顛簸中，也寫成了一首長敘事詩——愛的靈感——他對年青人的激勵，使人家永不忘記。一直是喜悅的，我們從不看見他憂傷過——他不是沒有可悲的事。」

八月二十七日秀山公園作詩「乾着急」。猛虎集

九月四日作詩「俘虜頌」。猛虎集

是年曾與鄭孝胥（時東北未淪陷）同被選爲英國詩社社員。又鄉人朱丹九（起鳳）作辭通曾代爲介紹給中華書局出版，沒有成功。辭通宋雲彬跋

案丹九挽志摩聯：「有志竟成，藉甚聲名蜚北海；斯文將喪，褭然冠冕毀南州。」

十一月十日發表詩「泰山」。新月月刊九卷三期

秋後辭南京中大課，應胡適之的邀請到北京佐北大的校務，這時蔣夢麟任校長，胡任教務長。（案九月蔡孑民元培辭北大校長，以陳大齊代理，十二月由蔣接任。）並仍兼光華課與中華書局編輯，其間曾到瀋陽探林徽音的病，因爲這時梁思成在東北大學任建築系主任教授，後來林遵志摩的意思，回到北京養病，于是志摩就住在她家中。

冬光華大學起學潮。

案趙家璧寫給飛去的志摩（秋）「這一年冬學校鬧風潮，你也就上北平跑了。直到今年春天才回南。」又黃炎培挽詩：「天縱奇才死亦奇。雲車風馬想威儀。卅年哀樂春婆夢，留與人間一卷詩。白門衰柳鎖斜烟，黑水寒聲動九邊。料得神州無死所，故飛吟蛻入寥天。新月娟娟筆一枝，是清非薄不凡姿。光華十里聯秋駕，哭到交情意已私。」

一九三一（民國二十年）辛未三十六歲

舊曆年初三晨到天津，即轉北京，年前曾南下度歲。家書

案新月月刊第三卷五、六期編者言：「如今新月的一班朋友，亦散在各地，胡適之先生徐志摩先生在北平。」

一月十日發表詩「鯉跳」（七月九日）「渺小」。新月月刊三卷十期

一月十日發表譯小說「半天玩兒」"Half Holiday" Aldous Huxley。小說月報二十二卷一號

一月廿日詩刊創刊，主編人爲志摩，由新月書局發行聞一多年譜。發表詩「愛的靈感」。

案志摩詩刊創刊號序文：「我們要說奇蹟是一多『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奇蹟。」

二月十日發表小說「璫女士」未完。新月月刊三卷十一期

陰曆三月初六日，太夫人病逝硤石，享年五十八歲。志摩南歸。在硤作詩刊二期前言。詩刊二期

案志摩母舅沈佐宸（葆恩）挽志摩聯：「一週星兩喪詩人，蘇之南湖（廉泉），浙之東海；八閱月重揮悲淚，昔哭老姊，今哭賢甥。」又志摩猛虎集自序：「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喪，又有別的不少煩心的事（案乃家庭間父子不睦），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案即爲林徽音所牽）却又在無意搖動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嫩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界重復爲我存在；這彷彿是爲了要救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那在帷幕中隱

藏着的神通又在那裏栩栩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要他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何家愧懷志摩先生：「他最愛的是娘，她的死給他很大的痛苦。」又何家愧挽志摩聯：「繼往開來，卷帙永留人世；瞻前顧後，詩魂常繞泰山。」趙家璧給飛去的志摩（秋）：「直到今月春天才囘南，當時我們曾在味雅聚餐一次，席上你雖答應我們南來，然而結果，祇就寫了一封信，告訴我們不能囘滬的原因」。

三月組織筆會中國分會，志摩當選爲理事。

案遐庵年譜：「是月滬人士組織筆會之中國分會，理事七人，先生被推焉，理事長爲蔡孑民，餘爲胡適之徐志摩徐訏等。」

四月二十日詩刊二期發表前言（作于硤石）詩「車上」（四月七日作）「山中」（四月一日作）「二個月亮」（四月二日作）譯「猛虎詩（The Tiger by William Blake）」，又三月二十一日梁宗岱有論詩一文自德寄志摩。亦刊于是期詩刊。

六月與楊今甫（振聲）遊北京中山公園，至夜半方囘。

案楊振聲與志摩最後的一別（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記得我們最後的一別，還是今年六月裏在北京中山公園，後池子邊上，直談到夜深十二時以後。那是怎樣富有詩意的一個夏夜……至于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爲比他的詩還好。……再談到志摩的爲人，那比他的散文還有趣！就說他是一部無韻的詩罷。節奏他是沒有，結構更談不到，但那

瀟洒勁，直是秋空的一縷行雲，任風的東西南北吹，反正他自己沒有方向。他自如的在空中卷舒，讓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沒有。……曾記得他說過：「爲什麼不讓旁人快樂快樂？自己吃點虧又算什麼！」朋友們，你見過多少人有這個義氣？他所處的環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沒聽見他抱怨過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擊多了，但他並未攻擊過旁人。難道他是滑？我敢說沒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會有這個印象的，因爲他是那般的天眞！他只是不與你計較是非罷了。他喜歡種種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蹟和宇宙的寶藏。那怕是醜；能醜得出奇也美，那怕是壞，壞得有趣就好。」

六月卅日自北京致書給他的學生趙家璧，他說明不能南下重到光華任教的原因。

案志摩原函：「家璧我弟：你的信頗使我感動，一來你寫得十分眞摯，二來在光華先後幾年確有使我系戀的地方。諸同學對我的感情，如今在囘念中尙是有甜味的。我是極不願脫離光華的，但一因去年不幸的風潮，又爲上海生活於我實不相宜，再兼北方朋友多，加以再三的敦促，因而才決定北來的。上次在上海時你們諸位說起要我囘上海，我確是未嘗不心動，但北來後北大方面又起恐慌，因爲原定楊今甫（振聲）來長文學院，青島梁（實秋）聞（一多）諸先生都可以同來，那這邊自不愁人手缺少，不想結果青島一個人都不能來，北大英文系專任教授除溫源寧外僅我一個，而且溫先生又宣言如果我走他也不幹，而英文系學生竟有一百人之多，所以張校長來電後，我還是決定留此不囘南。同時諸弟的好意我是十分的領受，我

雖不能去我極盼望你們能得到比我遠勝的導師。我不久仍要回上海，想去牯嶺歇暑，到上海時或能與諸弟再敍一次。……」

七月十日作醒世姻緣序。

案醒世姻緣序：「去年夏天我在病中問適之先生借小說看。他給我一部木版的醒世姻緣，兩大函，二十大本。」

八月「猛虎集」由新月書店出版，聞一多作封面。

案是集爲志摩生前創作出版最後的一期，歿後十一月二十七日良友圖書公司出版遺作「秋」，次年七月新月書店再出版遺作「雲遊」。又新月月刊四卷二期發表遺作詩「羅米歐與朱麗葉」（節譯）「醒世姻緣序」，又詩刊第四期發表詩續「羅米歐與朱麗葉」（節譯）「斷篇」兩首。至于「志摩日記」，「愛眉小札」，及我輯的「志摩日記」「雜記」等，均詳見這書附錄。陳夢家紀念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五期）：「洵美要我就便收集他沒有入集的詩。我聚了他的「愛的靈感」和幾首新舊的創作，合訂一本詩——雲遊——。想起來使我惶恐，這曾經我私擬的兩個字——雲遊——。竟然做了他命運的啓示。看到他最末一篇的手稿——火車擒住軌——只彷彿是他心血凝結的琴絃，一柱一柱響着性靈的聲音。」李惟建黃廬隱合挽志摩聯：「嘆君風度比行雲，來也飄飄，去也飄飄；嗟我哀歌弔詩魂，風何凄凄，雨何凄凄。」又志摩猛虎集自序：「……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

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麼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裏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萬萬人在極度的飢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脚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着薔薇的花刺，口裏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暑後宴客于上海，席間名人很多，極一時之盛。

案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今年的暑假後，他於去北京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日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裏，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日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眞眞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家裏，那一天晚上，因爲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裏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復會纔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于是就永久的失去了他的機會了。」

秋間在南京與方令孺方瑋德陳夢家遊園，談印度的情形。

案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我想起去年在南京看見志摩是比這時候早三個月的天氣罷，記得雖然感到一點秋意，可是在葱蘢的梧桐樹上才綴上幾匹黃葉。有一天剛上燈的時候，夢家，瑋德，同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在我家裏等着志摩。一會他來了，穿一件灰色的長袍，那清俊的風致，使我立刻想到李長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詩人。我們登園後的高台。看河水印着暮雲，志摩同我家老僕談那一道古橋的歷史。晚上我們都在橘子色燈光下圍坐，志摩斜靠沙發，在柔和的神態中，講他在印度時的事。說，晚上睡在牀上看野獸在月光下叢林裏亂跑，又有羣鹿繞着他臥牀行走。那時候我們都忘記了自己——成年人的心——同孩子一樣笑樂。門外有一架籐蘿，他走的時候對我說：在冬天的夜裏，你靜靜的聽這籐蘿子爆裂的聲音，會感到一種生命的力。……想不到他眞的在天上飛去！」又「昨天下午在凌叔華家裏，沈性仁，張奚若夫人同叔華都在座，大家都哀悼志摩，叔華說，幾年前他們有一個快雪會，是在雪天裏同很多朋友遊西山，後來志摩做一篇文章紀遊，叔華把他這篇文章抄到一個本子上，頭一頁寫一付對聯，（我不會背原文）意思是俯臨高寒看溪壑裏的雲霧的景緻，上面戲題志摩先生千古。這次志摩將離北京的時候，叔華無意中給他看了，他還說，「那就千古了呢？」誰知道竟成讖語！他們都嘆贊志摩有溫存的性質，皆爲朋友間的事盡心，並且他又是那樣有興致有毅力，能同世界的文藝活動啣接。」

九月十八日，東北發生日本佔領瀋陽，造成九一八事變。
秋間曾擬給梅畹華（蘭芳）編劇。

案畹華挽志摩聯：「歸神于九霄之間，直看噫籟成詩，更憶招花微笑貌；北來無三日不見，已諾爲余編劇，誰憐推枕失聲時。」

蔣百里因唐生智案給反動政府軟禁在南京獄中，挽志摩詩跋云：「輓志摩口吟的手寫的是志摩的文字，不是詩，他的詩是不自欺的生命換來的。」

案張閬聲（宗祥）述蔣君百里：「百里門生遍國中，裁成者至多，而尤契唐君生智。唐君與中央政見不合，卒至用武，百里方居滬，予再三勸之行。百里不忍，心坦然終能以見諒，後被拘于杭，再遷南京」又馬夷初（敘倫）蔣百里之自殺與被幽（石屋餘瀋）：「百里擅戰術，雖不將兵，而同學弟子徧軍中，蔣介石，唐生智皆出其門；介石初不之重，生智以湘南反介石，百里實唆之，以是爲介石所幽。」

十一月來滬前曾遇周作人。

案周作人志摩紀念（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志摩飛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東大街遇見，他說還沒有送你猛虎集，今天從志摩追悼會出來，在景山書社買得此書。」

十一月十一日，自北京南來，十三日到滬，十四日曾至劉海粟處觀他的海外歸來新作，中午在羅隆基處午餐。午後復至海粟處。（見劉海粟志摩之死）十八日早車抵甯，寓何競武家，在車

中檢報知京方戒嚴欲暫留寧別定行止（楊廷棟語）。原擬乘張漢卿（學良）專機返北京，而張又不即返，復擬乘車，因離滬時檢得去年保君建（保君爲中國航空公司的財務組主任，擬藉詩人的名，以作宣傳）所贈免費飛車劵，次晨遂赴焉。至徐州曾發一信給小曼，云頭痛不欲再行。遇難後濟南電至，子如孫往濟南收殮（是時朱經農任魯教育廳長），運滬再由萬國殯儀館重殮，僅頭部左額有一焦洞，並于靜安寺設奠，滬上文藝界，更舉行追悼會，明春硤石各界開追悼會，即葬在該地東山的萬石窩地方，同里張閬聲（宗祥）書碑，碑文是「詩人徐志摩之墓」。

案十一月廿一日新聞報：「中國航空公司京平線之濟南號飛機，于十九日在濟南黨家莊附近遇霧失事，機既全毀，機師王貫一，梁璧堂，及搭客徐志摩，均同時遇難。華東社記者，昨往公司方面及徐宅訪問，茲將所得彙誌如后：失事情形：濟南號飛機，于十九日上午八時，由京裝載郵件四十餘磅，由飛機師王貫一，副機師梁璧堂駕駛出發，乘客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擬去北平，該機于上午十時十分飛抵徐州，十時二十分，由徐繼續北行，是時天氣甚佳，不料該機飛抵濟南五十里黨家莊附近，忽遇漫天大霧，進退俱屬不能，致觸山頂傾覆，機身着火，機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飛行師王貫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時遇難。辦理善後事：後爲津浦路警發覺，當即報告該地站長，遂由站長通知公司濟南辦事處，再由辦事處電告公司，公司于昨晨接電後，即派美籍飛行師安利生乘飛機赴京，並轉津浦車馳往出事地點，調查眞相，以便辦理善後，公司方面，並通知徐宅，徐宅方面，一方既屬公

司代爲辦理善後，一方面亦已由徐氏親屬張公權君，派中國銀行人員，趕往料理一切。公司損失，濟南號機爲司汀遜式，于十八年蓉滬航空公司管理處時向美國購入，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時九十哩，今歲始裝換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飛駛，不意偶遇重霧，竟至失事，機件全毀，不能復事修理，損失除郵件等外，計共五萬餘元……徐氏上星期乘京平綫飛機來滬……才五六日，以教務紛煩，即匆匆擬返，不意致罹斯禍……徐之乘坐飛機，係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贈……票由公司贈送，蓋保君方爲財務組主任，欲藉詩人之名，以作宣傳，徐氏留滬者僅五日。」又死者三人年皆三十六，亦奇事。韓湘眉志摩最後的一夜（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你是十一日由平南來的，那日我們同聚到送你上車回滬。十八日那天你早車來寧……到家後知道你已來過，就悔晚間又有約，一會兒，你的電話來了，知道你在何競武家。……你果是九點半左右到家的……你獨自烘火，抽烟，喝茶，吃糖果，志摩：你在那獨坐的當兒，你想些什麼？那時曾否從另一世界有消息傳來，志摩：你曾否聽見輕鬆的，遙遠的聲音呼喚你……我們回到家來，已是十點多鐘……我們坐着談笑，涉及朋友及你，此後北京的生活，涉及一把亂麻似的國事，不覺已是深夜，杏佛（楊銓）要走，你說『一同去罷。』……你當晚回到何競武家裏住宿，你說因他家離飛機場近，你是那樣怕趕不上那遭殃的飛機。……」張歆海挽辭：「十數年相知情同手足；一刹那慘別，痛徹肺腑。」韓湘眉挽志摩聯：「溫柔誠摯乃朋友中朋友；純潔天眞是詩人的詩人。」楊杏佛（銓）（一

八九三——一九三三）挽志摩聯：「紅妝齊下淚，靑鬢早成名，最憐落拓奇才，遺愛新詩雙不朽；小別竟千秋，高談猶昨日，共弔飄零詞客，天荒地老獨飛還。」胡適之追憶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他的人生觀眞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裏，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茅盾徐志摩論（文學）：「胡先生這解釋，我不能同意。我以爲志摩的單純信仰是在他作品裏屢次說過的一句抽象的話：『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的一個更光榮的將來。』這就是他『曾經有過的』單純信仰！他的第一期作品就以這單純信仰作酵母。我以爲志摩的許多披着戀愛外衣的詩不能夠把來當作單純的情詩看的；透過那戀愛的外衣，有他的那個對于人生的單純信仰。一旦人生的轉變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過了他期待的耐心，於是他的曾經有過的單純信仰發生動搖，於是他流入于懷疑的頹廢了！他並不像 Brand 那樣至死不懷疑於自己的理想。並且志摩的懷疑，也是社會現象。近年來的學者誰不被懷疑的毒蛇咬着心呀？只不過志摩是坦白的天眞的熱情的，所以肯放聲大叫罷！」

志摩歿後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特大號定名爲志摩紀念號，計文有陸小曼哭摩，胡適之追悼志摩，周作人志摩紀念，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梁實秋談志摩的散文，楊振聲與志摩最後的一別，韓湘眉志摩最後的一夜，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儲安平悼志摩先生，何家槐悼志

摩先生，趙景深志摩師哀辭，張若谷送志摩昇天。同刊第四卷五期陳夢家紀念志摩。又詩刊第四卷志摩紀念號，方瑋德再念志摩，陳夢家弔志摩，梁鎭給志摩，朱湘悼徐志摩，方瑋德哭志摩，程鼎鑫悼志摩先生，虞岫雲悼志摩詩人，宗白華借浮士德中詩句弔志摩。其他哀辭挽聯，除已附入編年者外，尙有曹聚仁集離騷，陸費逵舒新城哀辭，吳湖帆金縷曲，陳巨來的集易林挽聯，何其恆，章衣萍，吳曙天，方孝嶽，莊思煥，丁訓堂，陳鐘凡，徐朗西，于右任，徐蔚南，歐陽予倩，唐有壬，沈有乾，史量才，黃伯樵，陳光甫，蕭友梅，陳霆銳，賁延芳，徐行恭，馮超然，黃伯樵，何東，鄭午昌，邢鵬舉，陳蘧，錢瘦鐵，張相，王震，許葆翰，胡庶華，鄭洪年，張宗成，顧詒孫，程宗伊，張元濟，郭虞裳等。俱不錄。至於評志摩詩文的專論，有茅盾的徐志摩論與穆木天的徐志摩論，分載文學及徐志摩文選中。

徐志摩遺著目錄

詩集

志摩的詩　中華線裝本　新月書店再版本（新月書店再版本視中華本內容已有增減。）
翡冷翠的一夜　新月書店本
猛虎集　新月書店本
雲遊　新月書店本

文集

落葉集　北新書局本
自剖集　新月書店本
巴黎的鱗爪　新月書店本
秋　良友圖書公司本

小說

輪盤小說集　中華書局本

劇本

卞崑崗　新月書店本

案是書與陸小曼（眉）合編

信札

愛眉小札　良友圖書公司　晨光書店

案良友所出版計兩種一眞蹟精印，一排印本，與小曼日記合印。後由晨光書店重印附于志摩日記後，係據排印本。

日記

志摩日記　晨光出版公司

案是書由陸小曼編，計分西湖記，眉軒瑣語，一本沒顏色的書三部份。後附愛眉小札及小曼日記。（陳從周志摩日記一文載一九四七，八，廿七。申報出版界）

志摩隨筆，雜記，日記。陳從周輯

案上列諸文發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四八年一月廿一日，三月三日，四月二十八日，申報春秋及文學週刊二版。及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永安月刊一〇九期。

志摩家書　陳從周輯

案以上家書發表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一日子曰叢刊第五輯，及永安月刊一九四八年終號。

譯文

渦提孩(Undine by Edmund Gosse)　中華書局本

曼殊斐爾短篇小說集(by Katherine Mansfield)　北新書局本

瑪麗瑪麗(A Charwoman's Daughter by James Stephens)　北新書局本、

案是書第九章後至三十二章爲沈性仁女士譯。

贛第德（Candide by Voltaire）　北新書局本

主編雜誌

晨報副鐫文學刊及詩刊增刊

新月月刊

詩刊（新月）

其他散見雜誌（筆名計有詩哲　南湖等）

友聲（杭一中校刊）
努力週報
改造月刊
晨報副鐫
語絲週刊
南開月刊
小說月報
時事新報學燈
現代評論
新月月刊
獨立評論
東方雜誌
人間世月刊